禮記章句

禮記卷八之一

任啓運纂

祭法

孔本第二十三吳本第十四蔡本第十三今定爲第二十八○湯三才曰禮而無祭則無以報天地百神之功祭而無法則無以明尊尊親親之義故制爲祭法愚按今儀禮所傳少牢特牲二篇止諸侯之大夫士禮耳天子郊社諸侯及諸侯之禮皆無有其名義之畧可見者具在此篇黃氏儀禮續分祭法大綱第五天神第六地祇第七百神第八宗廟第九因事之祭第十今但就本篇差次之先郊社外祭外也次宗廟內祭親也并取他篇之言法者附此而釁廟遷廟之禮亦因附焉要其詳不可得聞矣

祭法 祭于五禮爲吉凡天神地祇人鬼其祭之皆有法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

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相近孔叢作祖迎爲是鄭讀祈禳未必如字亦通宗鄭讀禜今如字○泰壇南郊也丘山上形圓而高亦曰圓丘所以象天折方也泰折北郊爲丘澤中形方而卑亦曰方澤所以象地其丘曾重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泰壇則上員以乎也積柴于壇燔牲玉其上而燔之使氣達于上以報陽也埋牲幣于坎之內使氣通乎下以報陰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用犢貴誠也周尼祭天牲用蒼祀地牲用黃先儒謂此二至南北郊正祭其用騂者祈穀諸祭也天地太牢餘皆少牢泰昭以下皆坎壇名祭時四郊迎氣之壇也祖以送往迎以迎來周禮仲春晝迎暑吹豳雅擊土鼓仲秋夜迎寒亦如之月令出土牛以送寒氣祭暑于壇祭寒于坎張子謂相近者乘暑蓋

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也方慤曰王宮者日有王家宮其居也夜明者月明于夜明其用也幽者隱而小雩吁嗟以求雨也雩以禳旱而兼言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宗尊也言皆所尊祀也孔以上六者爲六宗非也四坎壇四方各一坎一壇以祭四方之神詩所謂以方也孔謂以祭山林丘陵川谷之神恐非在其地若魯于泰山[illegible][illegible]晉于河惡池是也天資始地資生四時行而百物生寒暑推遷而歲功成三辰賴其照水旱欲其時四方山川鼓化機而產萬物祭之皆所以爲報也○案天有九冬至雨郊季秋明堂大饗二者皆大祭南郊古制明堂古亦有但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以合祀天神其在季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則周公以義起也孟春祈穀仲夏大雩孟冬祈年王者皆時祭也即位而類出征而類巡守而柴大故而旅四者因事而祭舉非常祭也南郊北郊天地分祭天地合祭南郊主日配月祈穀祈年及日月星辰大饗大旅及五帝皆不及地祇也南郊以始祖配日祈年以后稷配圜丘虞夏以黃帝配殷以帝嚳配周初亦配周公制禮乃以后稷配南郊文王配明堂旅則配以五人帝餘配

書傳無文也祭地有五夏至北郊大祭一也不與天同郊位征伐巡守三者告祭則與天同也蓋天地以陰陽覆儀之異則分天形包地地道承天則合王者之事天地與事父母同父母可分可合天地亦可分可合喪祭異尸異几廟祭同尸同几忌日之祭仍分而出但追禰不別告母仍合也南郊主日配月北郊主社配稷故北郊亦通謂之社非以社為北郊也祭日月有六迎氣之時祭日東郊祭月西郊此時祭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待祭也日南郊主日配月祈穀祈年及天宗此從祀也覲禮拜日東門外禮月北門外禜霜雪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此因事而舉非常祭也方祀有六迎春東郊迎夏南郊夏季祀中央土迎秋西郊迎冬北郊五者皆分祭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則合祭也迎氣之祭祭天五行而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祭天勾芒五神而以重配勾芒華配祝融勾龍配后土該配蓐收修與熙配乎冥根成之發則但及五神五臣不及五天帝人帝諸侯郎迎氣亦不及天帝人帝也鄭熙緯書謂冬至圜丘祭皇天上帝泰壇祭咸生帝明堂分盂咸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

帝又分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上帝爲太微五帝又謂后稷配蒼精帝禘配紫微帝文王配太微帝夏至方丘祭崑崙之祇七月祭折祭神州之祇俱不如王氏南郊卽圜丘北郊卽方澤之可信也大南郊圜丘二也廣言之則曰南郊指言之則曰圜丘天帝一也大言之則曰天尊言之則曰帝分其時與方言之則有五不必妄立之名也然圜丘在南郊而祈穀祈年與類祭皆不必于圜丘祭五帝于明堂而方祀不必皆于明堂太皞重黎固人帝人官而亦不得謂天之無五帝五神也議者酌焉

天子適四方先柴郊特牲○柴燔柴以祀天也旣柴然後出巡守詳見王制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社廣五丈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則于此取方土而苴茅以賜之國社廣二丈五尺大社國社在庫門內王社侯社在籍田中大夫以下統士民言之大夫采地有邑社二千五百

家有州社百家亦有里社曰置社者為民而置也○按此乃社稷之社非北郊之社也北郊之社與天為偶當祭之時主以社配以稷而社不置稷惟天子有之社稷之社為民祈報于社置稷諸侯以下皆有之揚氏復曰社亦祭地而廣狹不同里社祭一里之地州社祭一州之地愚謂國社亦祭一國之地卽大社亦祭九州之地而已觀北郊祀無不持載之地亦有廣狹之不同也天父道也地母道也父尊母親天尊地親父為後之子止一人母則庶子亦母其母故天非天子不郊地各以所食為社也又按社稷正祭三春祈秋報十二月大割祠也天子夏不祭社北郊主社祀稷統之也諸侯亦夏不祭避北郊也變祭一大災類社稷也此皆社與稷同祭其餘若大封告大社而苴土賜之出征宜于社歸獻俘于社大會同宜于社反釋奠于社日食伐鼓于社諸侯獻幣于社皆義止于社與稷無與矣巡守出征地與天同告又告于社載社主以行大蜡祈年兼及大社王社諸侯兼及國社侯社耤田則止王社侯社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

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石氏星傳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祿皇侃云文昌第四星曰司命五司中六司祿二說近之熊安云司命宮中小神鄭云伺察人小過非也又王明齋云虛宿下有司命主人壽夭蔡厲古帝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無後者族厲古大夫無後者○按五祀之說亦多異義周禮春官以血祭祭五祀先鄭謂太皞五帝後鄭謂重黎五官是固不必然矣月令春戶夏竈夏季中霤秋門冬行而祭法謂冬井愚疑蔡說爲正蓋行祖道之祭不宜列宗祀中而井竈皆有功于人且夏火冬水于義合也或曰行卽井也七祀之說獨見于此殊屬可疑鄭謂夏殷五祀周七祀則周禮宗伯司服夏官小子俱言五祀不

言七祀也周禮言祀司命王制言祭無主後則命厲二祀俱有之但不當並立為七耳且為群姓立與自為立者何別乎孔謂有采地大夫五祀無采地大夫三祀則僕建士疾病禱于五祀士且五祀況大夫乎且戶竈甚切于人何諸侯大夫皆舍之耶鄭謂命祀于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祭厲祀于秋他書無據如臆說耳

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王制○五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嵩四瀆應劭云江淮河濟顏師古云江淮河漢按禮之言獨漢入于江不獨入海疑應得之古于嶽瀆望祀而已後為之廟而祀之非禮也今廟岱在泰安州霍一衡山縣一霍山縣華在華陰縣恆在渾源州嵩在登封縣河在滎陽江在江都淮在唐縣濟在臨邑漢在寧羌州劉向曰五嶽能大與雲雨不崇朝而偏天下施德廣大故視三公四瀆雲雨千里故視諸侯鄭云其姓

牢幣玉粢盛籩豆爵獻之數與公侯同也伏生云其餘山川視伯最小者視子男○顧炎武曰滅其國以爲國因其地曰因國若閼伯之上辰商人是因實沈之參晉人是因是也彼無主後則在王都者天子祭之在侯國者諸侯祭之以彼嘗有功德于民不可絕其祀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曲禮○此明祭之七得兼乎下下不得僭乎上以示法也四方以五神五位言諸侯各祭其所居之方惟迎氣則四方備焉周禮禮東方青圭南赤璋西白琥北玄璜惟祭各放其色歲徧者若二至四時其一周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祭義○此周禮小宗伯之職舊說位在庫門內雉門外朝之左右據設祭則宗廟在雉門內也何休曰殷右宗廟尚親親也周左宗廟尚尊尊也穀梁傳云亳社以爲廟屏

右第一章

天地日月四方社稷五祀之祭○周世樟曰祭天在南郊之圜丘其地去國五十里

前期三月卜牛之吉者養之于滌前期十日卜日
成百官族人習射澤宮選士與祭王致齊于路寢
之宿前期三日卜尸戒賓祭之日神席圜丘南面
配以后稷王服大裘立于圜丘北面大司樂奏圜
鍾爲宮以下之樂以降天神次積柴于丘壇上王
親牽牲射之貫牲體玉帛于柴燔之掃丘壇而祭
王裘冕升丘尸前置蒼璧薦血腥及邐豆籩以匏
爵酌尨瓶之泛齊獻尸大宗攝后以匏爵酌醍齊
亞獻是爲朝踐每獻奏樂一成次爲熟王酌盎齊
獻尸大宗亦酌醍齊亞獻是爲饋食尸食訖王更酌
之賓尸酢尸亦日朝獻大宗酌醴齊酳尸亦日饋獻
諸尸爲賓者又酌沈齊獻尸七獻畢舞六代之樂
○祭地在北郊之方澤亦大圜五十里祭之日地
祗席方丘北面配以后稷王服袞立方丘南面樂
奏函鍾以下取血與玉幣瘞之尸前置黃琮餘如
祀天禮又曰祭地川騂犢祭社用大牢祭地用七
獻祭社用三獻祭地服袞衣祭社服絺衣祭地以
后稷配祭社以句龍配按推祭五祀見逸中書國

詳月令

徐未詳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天子分天下之土以建國又分國中之都以立邑自天子而下各有廟祧壇墠而祭之所以廣孝也然必皆無窮而分則有限故制為親疏之數親者祔而遠者祧又制為多少之數自七廟至一廟無別此一節總起下文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王制○此申上文多少之數也凡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列羣廟各有門有廟有寢而牆宇四周焉廟皆南向其主在廟之室而東向羣廟之列左為昭右為穆左陽為明右陰為幽也祫祭皆合于太廟北為昭南為穆北則向明南則向幽也父子之次昭生穆穆生昭昭常為昭穆

常爲穆其祧毀則昭祔祧昭穆祔祧穆也三昭三穆兼二祧四親而言諸侯無二祧故止二昭二穆太祖天子得姓受氏諸侯始封有國大夫始爵有家所謂別子爲祖也大夫一昭一穆祭亦及分祖士一廟祭亦及祖孔云天子之士諸侯之上士皆立二廟諸侯中下士一廟此言一廟者降殺以兩故畧言之寢二正寢也庶人祭父而已○方若疑因禮有定制諸侯不得同天子禮行定情天子不得異庶人人生至見高祖而止故親之恩窮于高親之名盡于高視之服亦止于高高以上無開焉天子廟七太祖廟一功德廟二四親廟四也諸侯五太祖及四親也大夫三太祖一四親分祀二廟也適士二不及太祖但分祀四親也官師四親共廟庶人祀四親于寢固以辨分之崇卑亦以冊力之厚薄貴庶人立廟官師僅廟力亦不能若謂大夫不及高官師不及祖則庶人于寢復何祭乎天子必立功德二廟者天子無功德于天下不足以有天下多其數所以祧分尊其名所以尊統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也昭有功德皆入東世室移有功德皆入西世室同堂而異室主可遞毀廟不別建也諸侯無功德乎諸侯嗣封率職謹度

而已若勤王戡亂則在王朝功宗元祀之列故諸侯之功歸之天子大夫之功歸于諸侯此功德二廟惟天子獨也愚按程子謂高祖有服不祭甚非朱子言程子意以七廟五廟亦至高而止雖三廟一廟及寢亦必及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然大傳云大夫于祫及其高祖則廟不及高祖可知朱子云士無太廟祭及祖考官師祭祖而無廟則官師不及曾祖庶人不及祖可知方氏謂皆祭及高曾誤也但禮父殁則傳重于孫重謂為後而主祭祀則世有受重于祖或父亟于曾祖者父其重安得死而遽不祭乎必祭之終身易世當祧而并祧也若功德止二廟與室同堂者侯元祀宗功則方說甚善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此申上文親疏之數也考成也其為君為父之事已終成也王往也祖考而上尊皇

大顯明也其成而往若更大著矣不曰高曾祖父而為此
廟名者新君或子或孫或弟故君不必皆父而其君從之
事已成主必入此考廟則上高曾祖之名亦不必盡合也
祖考太祖也遠廟者其世數不可知親四親則遠也祧超
也超遷而去二祧即功德二廟于周為文武世室以其世
世不遷故詞之世室以祧主藏于二廟之夾室故謂之二
祧若諸侯無功德二廟其祧主藏于太廟之夾室故弃謂
太祖廟為祧聘禮稱不朕先君之祧是也壝墠在祖廟之
宗築土曰壇平地曰墠壇亦說壝為之書所謂三壇同墠
若壇則但除地不為壇也始祖與四親皆月一祭有親盡
嘗祧而功德不毀則入世室但四時祭之不月祭也享謂
時享周禮以春祠夏礿享先王嘗謂薦新月令夏以烝嘗
祭秋以大嘗脈是也其餘無功德而祧主于夾室者貳有
祈禱之事則十世以內出主于壇十世以外出主于康而
禱之若皆禱于煬宮不時祭也○按七廟之說先儒互異
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三廟不毀與四親而七者尊并成
鄭氏馬昭張融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廟而七文武君宗
不在此數若劉歆王幽說也朱子常是劉歆言恐功德者

多占了七廟之數然愚有疑焉古者建國分為九區于前一區又分為三中朝左祖右社是其地已有限矣立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分七廟廟有門而堂有寢是規制又有定矣若有功德必各建一世室則都內無可容都宮外亦無無可擴也王肅謂諸侯有四親天子同之則尊卑不別愚謂天子始建廟而七諸侯始建廟而五則尊卑已別矣若欲問親上加二親則高曾之上何稱題考之上何號古今書所不一見乎馬昭引禮緯云唐虞五廟夏初四廟無太祖也子孫宗禹而五殷初祖契與親廟而五子孫宗湯而六周初祖稷與親廟而五子孫宗文武而七是始卽建七廟其上二廟待功德當遷者而入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也或疑七廟無虛主愚謂孔子此言明齊車不可戴七廟之于非謂始立廟時也若始建國營室廟為先魯公初祀周公尚在文王王季不入諸侯之廟是五廟皆虛也烏謂無虛主乎或又疑廟無二主限于二就功德者多何以處此愚謂孔子此言明齊栖作傢僞主并納于廟之夫謂一什不可作二主非謂一廟不容有二主也若商之雍己太戊外壬河亶甲周之懿孝匡定皆兄弟同位必並祔而已

同祧視廟有二主何必遷廟無二主恥故愚謂二祧既立
有其人則寢之無其人則虛之功德者多則昭皆入東世
室移皆入西世室也或又疑同堂異室以西為上朱子謂
其失始于渫明帝介為一廟則所以事始祖者褻而不會
視又壓而不仲愚謂禮有經有權朱子論始祖四親當異
廟而不為者亓非謂兄弟嗣位也朱子義祫禘太祖為昭
太宗為穆欽宗昭高宗穆孟徇宋之失禮而言親欽宗高
宗當為一世而同祧一疏則如朱子所云昭常為昭穆常
為復者乃定論而欽昭高穆為猶將失而非定論矣且必
如其說則商陽甲兄弟四人繼立今使小乙稱叔兄小辛
為父仲丁兄盤庚為祖俯兄陽甲為貪叔父南庚為言而其
父祖丁祧毀不祭必安乎理得乎名正而言順事成乎視
同堂異室之毀而不使孰幣孰乖故愚謂七廟既定則兄
弟嗣世必祠堂異室雖祔同祧而七廟必無增損其閒也
周亦魯云文武二世室必周公所定懿孝之問君臣昏弱
何人能定此大典斯言得之矣或問弟先卽位而兄繼之
如何曰兄弟之序不杰君臣故躋僖為逆祀也或問乎王
崩孫恆王立如之何可不王人考廟上不可躋祧二世而

其父别立廟祀之父未即天子位不可干大統也或問嗣
立如後世至大叔如何曰太叔崩亦與其兄同廟盖並則
有嫌昭穆則無嫌朱子謂但以左右分昭穆不以昭穆爲
尊卑義可推也或曰然則夏初四廟何也曰無可爲始祖
者也諸侯非受命于王不爲始祖天子非受命于天不爲
始祖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契受命于天也履帝武
敏歆此稷受命于天也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此禹受命
于天也鯀殛而禹伯之封殄矣禹崛起非嗣封始祖廟不
得不虛之也後世常王崛起其禮皆然漢元瘞太上主于
幽陵晉初祀征西六世唐初祀宣簡四世宋初祀僖祖六
世皆有昭穆而虛太祖司馬光謂太祖未正東向之位故
止祀三昭三穆太祖已王東向之位乃並昭穆爲七廟是
也王安石以僖祖爲太祖謬矣程子是安石而朱子因之
謂推太祖之孝思非也人子之心無窮而義則有定以情
推者人子之私以義斷者天下之公履南郊而議謚曰幽
曰厲豈人子所樂哉奉天以臨之義有所不敢私也朱子
常論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以子孫議其
親父爲嫌則秦政惡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不爲過觀

此則但曰推太祖之孝思者豈定論哉或問天子七廟始于何時曰其在商乎唐虞以上皆禘天子諸侯不甚懸遠夏殷世久而天子之尊著矣湯有天下乃定此制故七世之廟始見商書也又按周設主王季以上藏后稷廟之次室成康以下以昭穆分藏文武世室之夾室大祫則出之有禱則出主壇墠而禱之非以壇墠為廟亦非遷主壇墠而風山設之也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祖考始封之君月祭三廟始祖亦止時享下于天子也○按諸侯不得祖天子故魯始封五廟皆虛然封魯以為周公故周公亦即入于太祖廟魯公為人昭第一廟至五世應遷以魯公實始造周特立一室祀之于義未悖也至季氏又立武宮以比于文武二世室則悖矣若凡將所來則皆以別子為祖不得祖周公也非受命不為始祖倣齊太公有四親而立太祖及六世乃

正太公始祖之位若杞宋統承先王則以禹湯爲始廟而下及四親宋大祫禘則上及乎王相土下及高宗皆祭之故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歸以祀其先王也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家語有考廟月祭之何據下節顯考二字疑衍○大夫諸侯之大夫且無太祖者則庶其中高及祖一廟餘及父一廟祭止及曾祖于祫乃及高祖至五世大夫乃正位中一廟若天子之大夫則受地視伯宮北諸侯而世世邑者亦有太祖於昭穆二祧祀四世矣○都敬云大夫必立三廟則父子世官兄弟同祠廟不多於氏佐予若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祭且必爲大夫予爲士條與祭毀廟父庶不聚從思依大夫廟必立宗于之家宗子爲大夫則主其祭宗子非大夫而庶子爲大夫則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祭亦宗子主之所謂士攝大夫惟宗子也大夫身爲父之適則設父廟於家而祖之祭猶祖之宗主之爲祖之適則設祖父二廟於家而會

祖之祭猶曾祖之宗主之所謂齊而宗敬終事而后私祭者也烏有各立三廟及皆立於宗子者乎宗子去國而庶子無大夫則得以廟行庶子居者爲壇望墓而祭庶子有大夫則廟不行大夫攝其祭曾子問明言之矣宗子庶子皆無大夫而曾祖常爲大夫則廟猶不毀但薦而不祭耳烏有條與條毀者不詳考而輕譏禮使人菲薄周公烏乎可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諸侯之上士不言皇考蓋亦祀之考廟二廟而祭及三世也觀下言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則上士常祀則及曾祖矣孔謂顯當作皇恐非是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官師諸侯之中下士王考無廟而亦祀之考廟蓋一廟而祭二世也毛奇齡謂祭之於壇或於寢按本文不言一壇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以上家語文同○庶士府史之屬無廟祭於寢也○按曰鬼者祭不陳主無尸非不祭也明制庶人亦祭三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王制

皇侃曰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禘第也次第舉行趙匡曰禘諦也諦審昭穆尊卑之次或謂禘帝也明堂尊事上帝大禘尊事所自出之帝此亦尊事始祖之帝以登不祫祫於夏始也秋殺新熟可嘗故曰嘗孫炎曰烝衆也冬物皆成可進者衆也杜佑曰虞夏春禘夏禴殷周春禴夏禘後以大禘在夏又別名夏祭爲祀以在巳月故也晉人曰以殷行之未稱祀猶通稱之而或轉禴爲礿轉祀爲祠也惟周禮作春祠夏禴或初欲從虞夏與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犆特也各於其廟止用特牲牢禮不備舉獻而已無致爵旅酬諸儀且於本日繹不別牲也祫合也三昭三穆合食太廟百禮於樂舞備也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春物未成故天子諸侯皆犆而諸侯之犆礿并不用生所謂東鄰殺牛不加西鄰之礿祭實受其福也夏惟麥熟而他物猶未成迄天子可祫而諸侯一犆一祫降於天子也鄭謂天子先祫祭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

祫祭杜佑謂此處夏殷禮新主君喪三年四時皆禘四年禘將猶於廟夏秋冬乃祫周三年禘祭後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烝廟祔後五年再殷祭恐按大祫即時祭而壓之無再舉也且此言時祭之當與喪畢尤無涉天子諸侯居哉祿以前皆猶祿以後乃其祭皆宗伯攝之恐皆候祫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南諸侯朝於夏故不禘西於秋北於冬東於春皆闕一祭蓋王事也然亦罕聞之年不成親祭非合不祭也必使人用之而不厭不假耳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見王制○祭以首時時亦有卜不吉而至仲月者薦以仲月亦有時焉不拘月者大夫居位用少牢禮士於廟特牲禮蓋有事山川故備禮也失位則無主田者無牲不得其名祭故名為薦也○此以上皆與享嘗言之不及月祭與禘者禘各於其主月祭各於其廟要當視猶也

右第二章廟祧壇墠之祭○雜記之言祭者甚君殺祠水傳記桝天子廟祭禮一廟故不忝入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凡陰陽之氣散而歸人物皆受天地之氣以生故皆曰命然鳥獸之殺草木之斬不待生氣之盡者多其人必氣反而歸乃死故物曰折而人曰鬼也五代唐虞夏商皆加顓頊帝嚳為七代禘嚳以配帝郊冥以配天祖追其功宗尊其德見不特大功擢舉若為鬼卽太祖四親亦以人鬼享之不待二祧尚其功德則禘郊祖宗亦以功德論之所更立之不可變而待以人鬼者不變此一節又起下文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以申上禘郊祖宗更立之說上言七代此惟舉四代其前不能詳也家語子羔問祖宗孔子

曰四代所立祖宗或乃異代或其祖考功德不殊[illegible]異代可以無疑蓋唐虞以上貴德而已三代以下乃以其先之有功德者為之後世因目先人為祖宗也其契之後竹書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冥死於河舊說辛冥非○按鄭於大傳小記皆言禘祭天也祖所自出太微五帝商汁光紀周靈威仰也此又言禘謂昊天於圓丘郊配上帝於南郊王肅闢之謂禘宗廟之大祭無與於天黃帝為顓頊所自出帝嚳為稷契所自出禘嚳是以稷契配嚳非以嚳配天其世系本之史記然愚於此有深疑者嚳四子長稷次契次堯次摯嚳舍長而賢聖之三子而立一最幼不肖之摯何耶堯之得舜年七十矣而稷契皆堯兄堯尚不能知耶抑知而故不用耶舜與堯同出黃帝而上妻其曾祖姑周公作詩但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曾聖人而父子兄弟間昏亂至此耶考漢王符述五帝系嚳伏羲後堯神農後舜黃帝後禹高陽後契高辛後竹書帝嚳四十五年錫唐堯命帝陟後郎晉堯即位無所謂摯堯七十年錫虞舜命是唐虞皆建國久矣嚳之薦堯於天猶堯之為舜於天也左傳數舜之世曰

自幕至於瞽瞍漢劉耽呂梁碑亦言虞幕生窮蟬史記去虞幕而繫窮蟬於顓頊不安耶詩言有娀生商姜嫄生稷俱不言嚳則斷非嚳子必生於側微堯未之得至舜乃舉况且稷非無人道而生何故棄之如詩所云朱子詩傳注鄭無人道之說而於禘援一絕不相關之嚳為所自出不可怪耶或曰然則殷周大禘追所自出何人耶曰身所自出父也父所自出祖也推而上之至於始祖止矣始祖必父氣於天以生者也則始祖所自出即天也殷以上之禮不非知淵入無主虛位而東向蓋可知者以知知之不可知者以不知知之以為天也可以為祖也可南郊之配祖可陟於天明堂之享天可格於廟則太廟之禘天亦何不可格於廟耶此聖人明於天人之際所為仁至而義盡也聖人所不敢質言而但慮其位者王必求其人以實之曰帝嚳則誣鄭必求其神以實之曰靈威仰則誕也○又按有虞宗堯即書所云神宗國語作郊堯宗舜其言郊堯必帝入唐郊丹朱為尸來耳說者謂舜宗堯舜之子孫乃宗舜理或然也夏言郊鯀恐非是劉基云夏之天下受之舜舜之殛鯀天刑也禹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進於舜

又逆於天天其弗享之矣愚言既修太原存繫功也故權其保障太原之功而秩祀之則可升以配天則不可商以太戊為太宗祖乙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此推言宗湯或據其始歟周祖后稷非祖文王鄭謂此祖宗皆配上帝於明堂亦非也宗祀明堂自周公始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未聞虞夏以顓頊堯禹配帝明堂即周亦不聞文武並配也禘嚳圜丘想只武王初因商制一二祭耳周公定禮只以稷配天於郊文王配帝於明堂大抵禮記可疑者此篇為甚而先儒更多附會故悉數其疑以俟後儒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大傳○牧野之師應天順人纘緒垂統故曰大事既事而退甲子入殷乙丑復於軍遂於牧室齊車載主之室昭爲叔伯故謂之牧室猶伊訓所稱牧宮也逡駿通大而疾也亶父遷岐肇基王跡王季繼之八

命作牧文王纘之遂受天命我當追王然以子孫行之則是子孫尊其祖父而以卑臨尊矣惟當柴末祈社之時率諸侯而設奠以告若曰此王號乃皇天后土所命不敢以子孫之卑擅爵之也鄭謂武王尊為天子祖父不可以諸侯之卑臨之故必追王恐非○按鄭據緯書謂文王稱王九年孔又據緯書謂文王受命后稷以配天追王太王王季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中庸言周公追王太王王季思細玩之惟此爲確觀書泰誓止稱文考武成乃稱大王王季文王金縢作於克商之二年周公稱三王逸周書二月辛未告於天宗上帝祀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是追王斷在甲子後七月也中庸以制禮之事皆出於公故屬之公耳孔謂此追王是改號周公又追王是改號毛奇齡謂改葬是廣其城高其封易其樹則孔說亦可通而謂追王在成王時則斷非也

王齊禘於清廟

樹可逸文見蔡邕集○王成王也言成王齊而禘於清廟蔡氏謂清廟乃明堂之太廟太室也○按詩傳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焉朱子集傳引書王在新邑烝祭歲則此清廟之祀為洛邑明堂審

矣蓋宗祀文王於是始孝經言周公推禮所由制此言成王明禮所自行則鄭謂禘祭天亦不妄但不可謂南郊圜丘亦名禘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小記並同

庶子王亦如之而立四廟小記○禘有夏時之禘有五年之禘有明堂之禘明堂之禘因夏時而降之明堂之禘又因太廟而例之此乃專言五年之禘也王者既立始祖爲太廟至于五年又推始祖所自出虛位東向而以始祖配之此非諸侯所行故曰不王不禘也或適子廢疾或王廟無嗣而庶子入繼正統則其禘亦如之不以庶而降惟其祖父未嘗即天子位則不得干正統之祭而別立廟記之或父或祖或曾皆然言四廟舉四親之全以明其極若漢光武昭烈之爲也○按漢光武帝別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四世正與此庶子王立四廟禮合張純奏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舂陵四世以臣繼君非禮請罷之但於園陵使有司奉祀特爲南頓立一廟曰皇考廟近吳敍謂光武創業非藩王入繼比竟當立已四廟而哀平諸帝別封一

人主其祀必祖哀平是漢人江處思謂光武雖非舊王入繼比然其興亦以人心思漢且其身亦臣事哀平恐不當廢其君而直以已四親與之也舂陵四世自不當與高廟之禘祫以干大統但立舂陵四廟仿古時祫以天子禮祭之無害共純必祭之他天子高祔不得享天子之祭亦過也若別蒸荷以藩士人嘗行其獻稱宗入太廟禘祫列武宗上則大亂君臣之道祀鬬倍尤甚矣

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大傳○祫合也時祫四親合食於太祖大祫及祧四親皆合食於太祖諸侯及太祖而止不逮所自出則不但謂之祫不得謂之禘矣大夫當祀止及別而止并四親不合則亦不得謂之祫矣惟有兵戎之大事特告於君而求祫祭則及於高祖耳此禮之由禘而遞降者也○按禘祫之說惟鄭氏禘為配天黑既中之矣即以廟祭言而異其時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劉向說也二十八祫又三十月禘徐邈說也四月祫五月禘趙匡說也四月禘十月祫張純說也禘必五月世壹思說也禘可存可頁祫必以秋某氏說也三年喪畢祫於

太廟明春禘於羣廟自後率五年而再殷祭禘以夏祫因
秋杜祐說也禘在喪畢卽吉之月無常期杜預說也賈畢
遷主孫遞居王父之位禘之言遞劉歆賈逵鄭衆說也蕭
非常祭或一年或三年惟君意所行陸淳說也異其等者
禘輕於祫鄭氏說也禘大於祫王肅何休說也有禘無祫
杜預說也取其序昭穆曰禘取其合羣祖曰祫禘祫爲一
孔穎達說也天子三年大祭曰禘諸侯曰祫大夫曰殷陳
祥道說也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張子說也凡合
祭皆曰祫祫是廞義不見實名三年吉禘爲吉祫五年大
禘爲大祫近世毛奇齡說也以所祭言祫及壇墠禘及郊
宗石室焉祧徐邈說也禘各於其廟祫則羣廟毀廟皆合
食於太祖賈逵說也禘取已遷廟主合食太廟祫取未遷
廟主合食大廟通義說也祫皆合食太祖禘則王季以上
合食后稷所出於以下分昭穆合食文武廟鄭氏說也祫
禘合食皆分二廟陳祥道說也祫兼毀廟親廟禘不及親
廟趙匡說也禘止一配并不及毀廟陸淳說也祫兼毀廟
不追所自出禘兼毀廟親廟又追所自出程子說也禘及
功臣祫不及功臣何休說也禘及者遠故祀先后并及功

出蘇氏說也禘不及祭廟祫烝則及功臣楊復說也祫有大祫行時祫禘有大禘有夏禘馬端臨說也烝嘗皆祫而不大祧祫禘爲大天子追所自出魯禘不追所自出近世疏斯大說也愚謂先王之祭有隆有殺有疏有數數而殺者所以視親疏而隆者所以尊尊國語日祭月祀時享周禘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禘宮三年有朝夕饋所謂日祭也其月朔月半殷奠已近於月祭矣三年祔廟高曾祖禰皆月祭之所謂月祀也七廟之主四時皆祭祧則植夏秋冬皆祫所謂時享也三時皆祫故謂之時祫王三年則於冬烝嘗隆其禮視廟毀廟皆合食於太祖功臣與爲以大於嘗時之祫烝故謂之大祫亦謂之大烝功臣皆與有似大朔所謂朝享也又三十月於夏禘特隆其禮上追始祖所自出文武以下各合食於世室以大於常時之祫禮故謂之大禘所事在追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不名大祫以周後主祭文武以降不介介也禘以四月祫以十八首時之正卜而不吉則在仲月仍或吉五月也三年之喪二祭不行三年喪畢必因祫祭乃祔廟春植不遷故或以爲除喪之祭或以爲遷廟之祭而後世急於遷廟有春卽衆神祭

者此又禘可夏可春祫必以秋祫在十月諸說所自起也以追自出則大禘重以及功臣則大烝須諸侯不追自出則禘與祫同此又禘大祫小祫大禘小禘祫爲一所以紛紛也惟明於隆殺之宜踈數之節則諸儒之說一以貫之矣又按配位之說朱子曰西面又曰南面思配有二義一取諸合錯筵設同几以某氏配無二位也一取諸對則疑西面爲是但古祭天地山川皆有配有尸而尸止一人豈配者亦同位歟疑未決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雜記○周正建子故短至在正月不可言冬長至在七月不可言夏惟曰日至也孔子言烝嘗自夏則禘嘗已凡卜而不吉亦至午凡然義固非與宋對舉也僖公八年七月禘於太廟以日至舉禘矣○按左傳言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則改月甚明漢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地正建丑商以爲春元熊朋來曰陽生於子即爲春陰生於午即爲秋明王守仁曰自復至乾爲春夏自姤至坤爲秋冬此文王所

演周公所定則改時亦無疑者若杞鄫用夏正宋用商正所謂修其禮物作賓王家亦有因民俗之舊如管子中節序與他書迥別有以自改正如曲沃莊伯改用夏正者詩豳風述后稷公劉時事故仍夏正豳詩作於文王仍商正其餘十月六月諸詩皆周正竹書可據也春秋經皆周正左傳記晉事亦改周正大一統正王法也[illegible][illegible]在周十二月而上偃言十月之交晉人語也間有失於改者[illegible]氏不改時月胡氏夏時冠周月則細考之無一合者吾無取焉

右第三章 郊禘祖宗之祭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曾重予遠來方來未已也王石梁曰庶殤皆不祭恐非愚謂不言庶殤非不祭也君所主太子適婦重適也非適孫則在殤之祭其父主之弟既從[illegible][illegible]

食則王祭祖從而祔食矣祭子兼適庶而言大夫有廟庶故庶子庶孫不親祭士庶人無降故適庶皆親祭之

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小記○庶子不立父廟故不得自祭殤子不立祖廟故不得祭兄弟之無後者以二者皆從祖祔食故也若無廟可祔亦爲壇墠祔之

支子不祭王制曲禮文同祭必告於宗子曲禮○支子不立廟故不己宗敬焉而曾祖禰之宗皆然也○程子曰古人重宗祭祭告於宗子宗子主之而時齊戒庶子不與身與之物助之但不別廟爲位行事耳後世不立宗而廢祭適足長慢不若使之祭也朱子曰兄弟近者自當如禮若遠則弟不立主祭時設紙牌爲位祭畢焚之亦可朱董祔曰庶子可薦不可祭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小記○鄭曰於子祭於孫不祭以非正也孔曰庶子爲君則爲其母築宮使長子之弟或妾子主其祭朱董祔曰禮亦不得同於正祭○穀梁公羊云春秋祭子不入魯侯廟妾也胡文定公云孟子天惠公廟仲子祭享無所爲別宮祀之是妾子爲君得別立

宮也孔氏云妾母不世祭無廟妾祔妾祖姑爲壇附之裏謂祔以爲祭也妾母不世祭祔之何用稱疑子之祭牲半獻祼略同正祭但不入廟以避正適孫則殺之薦而不登耳若適無子而子孫皆由此妾出則此妾當別廟親盡乃遷若此妾子以別子爲祖則此妾仿周人之世祀姜嫄亦可也吳任臣曰沈儒言當不服慈姑則孫亦不爲慈祖姑服按虞喜言若父先亡已育於慈祖姑則卽以祖姑之服服之可然則慈吾父者可遂無服乎跋褒無從其可也

右第四章殤子無後慈母妾母之祭以上皆人鬼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菑天所生患人所致此一節總舉其槩以起下文是故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

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左傳共工氏以水紀官在大皡後炎帝前未受命故曰霸后猶司也人事曰司神事曰后后后土官名共工氏子名句龍嘗爲是官屬山卽烈山蓋炎帝所興之地農亦官名烈山氏子名柱爲之夏以前祀句龍爲社柱爲稷湯有天下欲遷社而難其人乃遷柱而以棄代之班固曰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養而土廣博穀衆多不可徧祭故封土爲社稷爲首穀而土穀又非可知也故以平水土播百穀者主焉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今本無以德字契爲司徒而民成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

者也正名百物正百物之名而使民得取以為用也序[illegible]辰定推步之法使民知作訛成易之時而不淫也[illegible]均貢無不刑法刑無不當得好惡之公也以義終[illegible]作以儀民所使民化於善陳前譯讓得人亦通堯薦舜於[illegible]天遜守之事舜即代之舜雖薦禹而遜守之事猶自為之[illegible]故曰勤衆事而野死言其勤至死不已也其實四十九年[illegible]帝居鳴條五十年陟遂葬為鄣築防以捍水今太原[illegible]是也禹繼之而據地注海是以德修之而鯀之功亦不[illegible]矣民成知有人倫以別於禽獸也冥見上蒯虞謂桀之[illegible]商謂紂之亂湯伐虐以寬文王慘保保小民武王會朝清[illegible]是皆有救民之功也后土農棄以勞定國黃帝顓頊帝嚳[illegible]竟契法施於民舜冥鯀以死勤事禹契大甚湯文武稷大[illegible]患難功烈大小有殊而於民無不盡之心不竭之力報之自不容已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三辰有照臨之功地道有產物之功族類也帝如少昊[illegible]盤庚臣如重黎伊呂物如門戶井竈表[illegible][illegible]皆列[illegible]

與故言族以該之。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郊特牲。辟讀爲弭。令讀避。祈如孟春祈穀、孟冬祈來年、春祈社稷、高禖祈嗣、類禡祈勝之類。報如秋報社稷、報四方、虞報蜡、夏報秄、大烝報功臣之類。由謂人所願，辟謂人所惡，如司命、司祿及凡爲水旱疾疫災沴而禜。周禮有禬有禜有攻有說皆是也。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曲禮。呂大臨曰：廢如已毀之宗廟、已變之社稷；舉本朝所秩之典祀。方愨曰：可廢可舉，裁乎義；莫敢舉廢，循乎禮。愚謂此義聖人採制作之柄，乃得廢之舉之，非世俗苟且因循息者之爲也。若分所不得爲，理所不當祀，則濫於典祀之外，而不足以受福矣。蓋聰明正直之謂神，必不享非禮之祭，而昏淫之鬼亦不能福人也。

右第五章。有功於民祈禳之祭，統天神地祇人鬼言之。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王制

如繭如栗俱初生者握四指所把也祀神以誠故禮彌重者角彌小賓客則但取肥大而已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王制。牛羊豕備曰太牢羊豕曰少牢班固曰社稷以報功天子所報者廣諸侯所報者狹也不言祭宗廟者植則用特牲祫則用太牢禮不一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曲禮。元首也數牛以首數魚以尾牛最貴故曰一元武迹也牛肥則迹大犧色純者肥則不必純矣牛必在滌三月索求得即用更不必在滌矣天子之大夫以牛上士及諸侯之大夫以羊曰少牢中士下士及諸侯之士以豕曰特牲。按諸侯稱犧牲大夫稱犧牲未嘗不貴純國語牛羊在滌三月大豕不過十日禮言犧牛推此是天子未嘗不用索牛大夫士牲未嘗不在滌此特舉其大常耳

羊曰柔毛豕曰剛鬣

曰腯肥，犬曰羮獻，雞曰翰音，雉曰疏趾，兎曰明視，鮮魚曰脡祭，槀魚曰商祭，脯曰尹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稷曰明粢，稻曰嘉蔬，粱曰薌萁，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曲禮。○古無稷曰句。疏一作蔬。○此因上而悉數祭物之名。羊肥則毛柔，豕肥則鬣剛，豚肥則體滿，故以名之。羮獻，犬可爲羮以獻[illegible]。疏，開也。雞肥則鳴聲遠，雉肥則趾開，兎肥則目明，故亦以名之。或曰翰，羽也。雞鳴必先振羽，雉趾開無纍，兎目有[illegible]光也。脡，直。槀，乾。商，度。尹，正也。魚鮮則脡然而直，槀則[illegible]其燥濕之宜。脯必割之使正也。清滌以明水說之清，酌以[illegible]德著。縮之薌合，氣香而黏合也。稷有中德，爲五穀長，而[illegible]之明潔，故曰明粢。稻植貴疏。薌萁，萁葉皆香也。韭本豐大則美。鹹鹺，鹽味厚者。玉無瑕曰嘉。量幣，廣狹長短皆中度也。孔氏曰：物備則舉其大者。若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一二物，則並舉其名以告。

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王制○庶人無常牲但取時所有而已傳曰士無祿者使饋是庶人不得用稷也○方氏曰引春殺皆嫌故惟薦韭

右第六節祭物之等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王制○衣衾之數棺槨之厚丘封之大皆從死者爵其所自有也牲牢酌獻皆從生者之祿達孝子之養心也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小記○陳澔曰天子諸侯祭為士之父其禮備故尸服死者之服以士祭為天子諸侯之父其禮屈故尸從生者之服有出而殺者此類是也愚按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安有士祭天子諸侯者或國滅無他子孫有士大夫[illegible]者不得已而出此歟若士無祿與庶人皆無尸

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雜記○冕上大夫絺冕下大夫玄冕大夫祭於王之服弁爵弁士祭於王之服冠玄冠助祭爲尊自祭爲卑故冠服異也皆禮遞殺故士用弁記者謂可弁而祭於己非也○按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袞冕先公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絺冕祭小祀玄冕據此衍推之則五等諸侯助祭於王宮各以上服自祭降一等玉藻所云玄端以祭是也若諸侯從天子祭社稷山川則又當視天子遞降一等天子所服從者不得而伸也鄭謂諸侯祭宗廟皆玄冕恐未然或曰大夫士近天子故自祭屈諸侯遠天子故自祭亦伸所謂袞冕立于阼是也儀禮諸侯之大夫用玄冕若孤卿絺冕

右第七章祭服之等.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

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豭豚

大戴禮釁之下有以羊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純衣作玄服下有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後作釁門割雞于屋下釁室割雞于室中以交神故先祝以請命反命傳命故次宗人以贊主故次宰夫以割牲故次雍人純絲也

其色乎玄纁裳扶扶之使潔也祝厲也厲諸執事而儆命以釁一曰祝之爲吉祥之詞若曰令月吉辰釁茲新廟子孫保之永受胡福也祝不告神廟無主無所告也碑麗牲之碑在廟中庭宰夫東上爲攝主也自中當中階升屋也廟門及左右夾室各一雞亦升屋而剄血未升屋時先於屋中滅耳旁毛謂之衈以耳主聽欲神聽之也有司卽祝宗人也雍人當門室中有司皆向門室皆北面執于廟也釁罪宗人告宰夫乃反命者成也室成以燕飲落之名器之貴者牲曰猳牝曰豚○按宮室落成禮經傳不見庶府曰以酒食澆落之恐以此推之當是賓一人升屋中酹酒酒流於前乃降主人向屋立賓致祝辭主拜謝乃燕飲相樂焉

右第八章釁廟之禮○大戴與下遷廟各爲一篇小戴采入雜記小異從入遷禮第四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緣徙第二節既遷祖主于高廟復新之以待新主之人將第三節謀大祥先新廟詳見壇弓 徙之日君玄

服從者皆乎服從至于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從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大祥後猶素縞麻衣素屨此奉主入廟故乎服始即吉之服也廟謂殯宮奉遷位廟門外有司位廟門內擯相導之也祝主辭故在左言嗣侯不言孝子某先君必祔廟嗣侯不必皆子明繼其後

不敢陵越也奉衣服行主猶未往更毀之際恐考有未安先瀆之相瀆且若將從而先以𨺚遷也衣服非一先晁無次并服

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樽于西序下牖醯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邁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面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從于新廟敢告再拜筵于戶牖間始自外來先于堂也凡時祭在室則筵奧中在堂則筵序下樽皆於東方今惟作南面之牖故設樽西方從其便也奉衣服入門左由

東階升之也君亦東階從之也遷而至者衣服而用牖胜之尊若神明宅已與偕來也止用牖牖非祭也尸可以從請之也再拜君神已許也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而爲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東西走辟俟神之享也祝就兩廂因便也將祭先以明薦之享告而後闔戶牖聞使神飫之此但若俟神飫然再反位乃以明薦之享告請將從於時給也再拜亦若神許之也徹埋幣於階下其衣服皆藏之寢守祧掌之將祭乃出以授尸擯者曰還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祭謂時給祭之日自積宮奉主合食於太廟祭畢奉主入

於斯廟乃撤几筵

右第九章。遷廟之禮。○按廟將遷必先釁廟是釁以爲遷也。小戴既收釁廟入雜記無反廟遷廟之禮疑亦後人逸之也故并取大戴文附之

禮記卷八之一　終

禮記卷八之二

任啓運章句

祭義 孔本郊特牲第十一祭義第二十四祭統第二十五與本參合爲第十五兩本第十四今定[illegible]第二十九。儀禮惟存大夫士之祭禮記祭義[illegible]通上下言之不專大夫士亦止言孝子之心於[illegible]文器數皆不及也其儀文器數之義略見郊特牲篇而天子諸侯之祭義則見於祭統故吳氏兩氏皆取三篇參合之但郊特牲所言乃郊社廟祭之義而兩本合之祭法亦不類今於祭法先天道百神而後宗廟此亦先郊社增義後廟祭義鼎銘一章亦廟器也故併附之

郊之祭也以至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於郊故謂之郊兆於南郊就陽位也[illegible]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illegible]

以象天地之性也。郊特牲○圜丘之祭以子月至日其王
卦為復陽氣始生日短極而長故迎之
也天積陽而日為陽精故報天必主日若寅月祈穀諸祭
亦謂之郊而用辛日者以武王牧野榮望得辛未日故後
世不忘其始也圜丘在南郊而祈穀諸祭亦於郊故皆稱
之郊。天陽地陰南陽北陰故南郊以就陽位圜丘牲以蒼
象天之色而祈穀諸祭則以騂亦周所尚也犢無牝牡之
感故曰誠天地之性至誠無僞其大生之德原無物可以
報稱故牲取誠
格不盡飾也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
之義也。日至不用卜辛則用卜卜上辛不吉則卜仲辛下
辛三卜不吉則不郊也郊用祖配故先告之若親
受命然謂告乃卜先告祖禰祖尊也後卜于禰禰親君與[illegible]
之也○鄭以日至為周禮卜辛為魯禮非也周亦有新穀
魯則無
至郊耶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
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澤澤宮詳射義
卜既得吉有司

遂以所當戒當令之事告王而王于澤宮親聽之蓋齊戒莫重于王是即受教諫之義也庫門在廟門外先祭三日有司復獻王所命之事王又申飭之姓孫也百姓王之宗族子孫百官疏百姓親故戒之也有遠近戒畢王還路寢之室致齊焉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俱郊特牲

喪者不敢哭本篇。郊特牲無敢字不敢凶服句郊特牲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本篇氾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郊特牲敬之王也本篇

○祭之日小宗伯逆齍省鑊告時早晚及牲備具于王王朝服以聽其報示身重其事民皆當以上之敬為敬也國中去王宮二百里郊祭吉禮之大故國中外皆不敢以凶事干之氾埽徧洒而埽之以示潔反道反剗其土以示新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恐上行事之早蓋王自卜祭之吉以來嚴敬至矣故民不待戒令而自從其敬也

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

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郊特牲○璪藻同詳見玉藻天數十二月之數素車殷輅也交龍爲旂又繪日月於其上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按周禮祀天大裘而冕鄭謂服大裘不服袞家語既至泰壇王脫裘服袞王肅主家語陳澔謂內大裘外襲袞愚謂陳近之蓋裘上有裼裼外加襲襲上加禮衣玉藻以襲爲先美言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是明言大裘之必襲矣況表裘不入公門豈有祭天而表裘者鄭謂言冕不言服是止用其冕不用其服按享先王以下皆言冕不言服冕有凡祭皆不服者賈疏附會鄭註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皆大裘按祭天時極寒故言司服于此當供大裘豈有夏至而可服大裘者自賈氏一言而夏至祭地幾廢矣鄭氏堅執大裘之說于此不可通則曰此王魯公也魯有王禮故稱王不便悖乎陸佃謂周禮乘玉輅建太常是即道之車此素車大旂是即事之車近周世樟謂祭天有帝牛不兩車兩旂或有兩服其說可通但未見其必然耳

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郊特牲○滌養牲之所滌除潔淨不敢牙也周以周正子月郊先六月上甲庀牲十月繫牲一帝牛一稷牛卜帝不吉則改卜稷牛而以此不吉者供稷若帝牛傷死亦卜稷牛而稷牛別滌若皆不吉與死傷則不郊矣所以然者帝天神尊稷人鬼視也夫萬物本乎天則天者萬物之祖人本乎祖則祖者人之天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是不特大報萬物之本而反物所由始亦大報人之本而反人所由始也○終公輔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爲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有聖人之德者配焉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眞德秀曰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之祀推以祀故壇而不屋配以祖亦以尊祖也明堂曰帝所以親之之

必備禮故屋而不壇配以父亦以親父也愚謂詩我將[illegible]宗祀文王以配帝而曰天右之文右享之孔子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未嘗別明堂稱帝不稱天也又嚴父之說亦就周公論之耳若謂成形于父必以父配則宜以厲配乎以幽配恐天不享矣且封幽厲而歌文右享于名謂何若易其名而歌儀式刑幽厲之典不悖理耶[illegible]周人始生惟后稷于氣始為宜受命則文王故于物成為[illegible]合朱子亦云只以有功者配恐不當執成形于父之說[illegible]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淮南其作於以朝及闇作於日出以朝○配如以某氏配之配蓋[illegible]必從陽不別位也其闇日未出尚黑也其陽日之中尚白也以朝及闇日始出尚赤也若稍遲則日已白太早則[illegible]黑也或謂周或以朝或以日入皆赤恐非此郊而以日月從祀即周禮禋祀昊天上帝將也祭日于[illegible]

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

外丙以端其位日出于東月生于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壇高而顯坎卑而隱東物所自出西物所自入坎壇人所為故言制東西天所定故曰端月三日哉生明在天之西漸進而東則盈矣此又申上所以分祭東西之故陽道饒故長陰道乏故短陽資始陰代終蓋陰陽之氣推別故能和而聖人制禮所為別日月之幽明以制坎壇之上下別日月之內外以端東西之定位者正以如是則陽長陰短陽始陰終乃交錯往來而有以成天下之和也此日月之專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周禮所謂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也

右第一章郊祭之義而日月之祀因附見焉

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禮記逸文見漢志○此章言北郊方澤地祭故就陰位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

用甲用日之始也。郊特牲○天有四象而日爲陽精之[illegible]故南郊主日地有五行而土爲陰質之[illegible]大故北郊主社方澤之中丙爲壝外周以垣設主壇上北面而君南面祭之以答陰也北郊日以夏至陰之始也春祈秋報則用甲十干之始以爲祭也○天神陽故南面地祇陰故北面此陰陽之分天陽而用辛要陰之成地陰而用甲原陽之始此陰陽之合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薄亳通○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則陰陽和而萬物生故大社必受天陽使氣得以相達推勝國之社雖存以爲零而屋其上使不受天天陽又於北方爲一牖以受陰殺則陰明而物死矣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敎民美報焉

垂象天之道載物地之道家見卑旅取象于天是以天亦天而尊之[illegible]

子地是以地事地而親之民于天遠于地近食地之財故敎民美報如下所云也

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單殫通○中霤家之土神土者人所藉以生之本也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四丘爲甸甸出車一乘將祭社則一里二十五家各出一人以供役一國之人畢出田獵以供祭丘乘之民共出粟以供粢盛盖以人無不取財於地以爲生故敎民報本而反其始也○皇侃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乃丘乘之民供之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供郊特牲○[illegible][illegible]

○周禮仲春蒐火弊獻禽以祭社此言季春心星出而[illegible]用火其候有早晚也簡閱歷數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illegible]社誓眾於社也習變習其左右起坐變動之節此講武之法也驅逐之時禽獸流動其利可競不敢犯令而多取此獲禽之禮也示之法則耳習金鼓目習旌旗手習容械其志不驚可以戰克示之禮則不多殺以昭仁不多取以訓儉禮以事神可以受福也此因上為社田言之

右第二章

社祭之義○按社有與郊對舉者北郊方澤以主社而名社周禮大宗伯以冬至日致天神夏至日祭地示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示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于圜丘奏之而天神降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于方澤奏之而地示出此禋祀之禮禮之最重者也禮言昊天上帝不言皇地示省文耳社有與稷並稱者庫門右社稷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令社稷之職夏官小子

掌珥于社稷春官司服祭社稷則絺冕秋官士師祭勝國之社稷則爲尸此血祭之禮之精輕者也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皆非祭天春祈社稷秋報社稷及宜于社告祭一方之地而非大地自胡氏有社無北郊之說出而昧昧矣是爲言郊多屬陽止而日用老牲用騂又兼祈報諸祭言社惟陰位北墉屬方澤而日用甲春出火多主祈報蓋天尊故祭多求其質地親故祭多樂其近也而胡氏之說遂由此起矣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郊特牲○蜡古作䄍○大蜡八者陳祥道曰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獸六坊七水庸八也鄭去百種而列昆蟲參矣鄭云天子八則諸侯以下不得有八蓋先嗇古天子諸侯不得而祭也伊耆炎帝號神農始爲蜡而後世遂奉爲蜡之主蓋蜡之祭義在報功故凡有功于嗇者悉報之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

表啜食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此乃申大蜡八之目伊耆始爲蜡尚未有八後來伊耆爲先嗇爲蜡之主而及其所祭所嗇于是定爲八蜡司嗇古后稷神農未必祀于柱疑亦後人定之也百種司穀之神農古田畯郵督農之舍與田界相連故曰表畷食獸即貓虎田豕田鼠爲害於苗而貓虎食之即於苗爲有功故迎其尸而祭之坊堤也以蓄水障水庸溝也以受水渟水皆農事所關故曰事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蔡邕述此下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二句○此蜡祭祝辭昆蟲螟螣蟊賊之類土安則無崩圯水歸則無旱潦昆蟲不作則不害苗草木生於藪則不蔓除皆頌其功而因以爲後祈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

義也蜡以送歲之終而服如喪之殺以哀萬物之老也報功已爲仁義而又哀老如此仁至而義盡矣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既蜡乃臘先祖五祀於是祭也黃衣黃冠蓋黃者土之色用黃尊土事重土功也草服麻葛之屬生于土不用絲○按周禮祭蜡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息老物是臘亦名蜡蓋彼統言之此析言之也陳祥道曰天子且以黃衣野服與野老周旋俎豆間其浹洽之意爲何如哉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移去聲○記猶識也蜡通則知其國之豐不通則知其國之歉謹敎民量入爲出神事且不行則人益宜儉嗇也移寬徙之意使人因蜡以相燕樂也民農事甫畢又執宮功故既行蜡則休功以息其力申上息田夫之意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

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周禮羅氏夏官之屬下士一人曰大者對侯使言之羅氏本掌捕鳥獸而諸侯有以獸俘獻禽來者亦屬焉以所獲同也冬獻禽而當蜡時亦草笠而獻亦草服之意羅氏受其貢于使之反以天子命班鹿諸侯戒以好田亡國若獻俘本則班女諸侯戒以好色亡國使妣作禽色荒也并言羅氏職掌如此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俱郊特牲○亦因草服而言天子或樹瓜果等以習勤勞占物候然非與民爭利乃不可斂藏之種耳鄭謂亦羅氏詔客語非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蜡卯○[illegible]

正厲民原以正齒位無算爵後聽其歡飲而凡里社皆得與之無監史之糾故至指狂子貢疑其非禮子言民積百日之勞得此一日之樂譬之於弓其勢之者張之息之者弛之不然過勞則民力竭過逸則民志淫張而不弛與弛而不張均失也豈文武之中道哉記此亦以中移民之意

右第三章蜡祭之義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勿特牲○爓一作腤○腥生肉爓沈之湯而未熟者虞以神之所享在誠不在物故惟用氣以歆神而爓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肉故先以血詔神于室次乃薦腥又次薦爓皆于堂是以氣為尚也孔曰夏亦或然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臭即氣也牲未殺時不特無味并無氣故以聲音之感無所不通故先作樂三終使其聲

充滿於天地。庶神聞之而來格。然後出迎牲。以用臭味也。○孔曰。此四時常祭。若大祫。四代皆先用樂。熊安曰。祭天以樂爲致神始。烟爲歆神始。血爲陳饌始。宗廟以灌爲歆神始。其致神陳饌並同。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羶薌。鄭讀馨香。今如字。○擣鬱金煮酒。芬香條暢謂之鬯。將祭。又擣鬱金合之。圭璋瓚之柄。玉生山川。氣如白虹。故用玉之氣。使鬯之香達于淵泉。然後出迎牲。行朝踐之事。至饋食。又以蕭合牛羊之羶黍稷之薌氣而焫之。使臭達於牆屋。蓋以氣臭無所不達。故求陰求陽。皆用臭也。奠謂將迎尸于室。祝先以斝爵酌奠鉶南。○按灌有二。王初祼。后亞祼。燎亦有二。朝踐用蕭合膟膋。饋食又加黍稷。使知牲殺及粢盛。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

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凡人以陰陽之合而生[illegible]祭則求其散而合之也故先求[illegible]周先陰所尚異耳詔祝於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詔祝坐尸謂天子諸侯朝踐時坐主於堂之西方東而坐尸於戶西南面祝取牲膟膋燎於爐上又取肝洗於鬱鬯播之爲制祭皆先入詔神於室出祭於主前用牲者牲入未殺時先以幣告也升首者既制祭祝又升首於室當戶北牖下也直正也祭以饋食爲正也更[illegible]於享之奧尸升自北方坐於主北祝告主以祇薦歲事也索祭者直祭之時祝又求神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于室于堂于庭無所不用其求而又遠求之祊者意鬼神遠人或遠在此也○孔曰祊有二明日繹祭設饌廟門外西室此正祭在廟門內待賓客之處祊之爲言倞也斯之爲言敬也倞音諒又音亮○倞遠也

鄭曰索也禱者尸有所俎設饌之北祝取尸所祭饌所食牲體皆置其上為敬尸故設此俎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

拜以致敬而稽首尤服之甚親割致敬而肉袒尤服之盡也盡敬未有不服而敬之至者必極於服之甚服之盡也諸侯內事稱孝子孝孫某侯某蓋祭之義主乎孝養也外事稱曾孫某侯某以世有其國家故也若天子則稱孝王嗣王

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敬禮之恭嘉事之美致之盡之則皆其心也相詔王人受尸而不詔尸以讓蓋主人自致其孝於神故尸無事於讓也

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肆鄭讀剔○牲體初解之肩髀胉背二脊一凡七體為薦腥又解之骨為三日肩臂臑髀為四日[illegible]

殺脊為三曰正脊脡脊橫脊脅為三曰代脅正脅短脅脊前曰腍凡二十四體為薦肆沉於[illegible]去二髀與腍十一體為薦爓又烹熟之升右胖髀不升止六體為薦腍敬以神道故薦腥肆敬以人道故薦腍褻之故薦爓豈知神之所享果何在哉亦盡其心而已

舉奠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上俱郊特牲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武方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禮器○武鄭讀無今如字○斝角皆爵名斝受三升上畫禾稼角受四升上畫雲氣薦熟之時祝先奠斝鉶南天子用氣諸侯用角尸入即席乃舉之尸以位至尊未敢安坐祝詔主人拜以安之武讀也古時尸惟有飲食之事乃坐餘皆立以舉事夏時猶然其禮質也商則坐以禮稍文矣周則不惟坐之祝且詔主人安尸以安其侑侑尸以勸其飽隨其方所委曲致敬禮彌文矣王舉爾時惟太祖尸尊不與昭穆六尸且互相勸酬爰如數錢同飲之適均者文之王也○按逸祫禘禮昭穆各用一尸蓋

時祭太祖尸一二祧二二四親四凡七若祧廟未備則五大祫太祖一羣昭一羣穆一凡三大禘加自出一尸疑四周後稷廟不人則兩世室各一尸而六也

尸陳也相饗之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嘏長也大也富也者福也邪特牲○尸肅然陳列有祖道主人安侑而後饗之蓋尸爲神象祝則其將命者也祝先以孝告而尸乃命嘏主首人順其長久盛大其錫福之多且富有而無止極也

也者直也直猶當也升首于室時尸主皆在堂而牲首西向與神之尊位相當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在內故曰幽毛色一故曰全內外皆善則純矣孔曰此祝薦血毛于室時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堂上制祭又薦血腥蓋血得氣而滋故再薦以明其氣之盛事尸于室祝授尸心小祝授尸沛肝尸皆祭嚌之蓋肺者氣之管肝者氣之吸心者氣之帥皆貫其氣氣之主也○大夫不祭心心尊避君也

祭黍稷加肺祭

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膟膋，腸間脂，如網者。舉尸下室，佐食取黍稷肺授尸祭，又祭齊加明水，肺爲金臓，明水以陰鑑取之月中，皆陰也。朝踐時以陽燧取火于日，取膟膋燔燎，又升首于室，首爲諸陽之會，皆陽也。○孔謂此燔燎在饋孰時，恐謂延升首言，恐是朝踐時。

明水

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涗齊見下文。五齊皆泲以酒涗之，乃清澂。獻又加明水以涗之，謂之明酌，其謂之明水者，匪直以取于月之故，由主人之心明潔著于此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獻，鄭讀莎，今如字；澤，鄭讀醳。○縮，泲也。涗，和而泲之使清也。酌，謂五齊之可酌以獻者，先以事酒涗之，又加明水而用茅以泲之也。清，清酒也。汁獻，摩鬱金汁和酒獻之，即盎也。舊醳，昔酒也。周禮酒有三事：酒、清酒、昔酒，而此酒爲酒。齊有五：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

齊而泛齊最濁三酒無滓五齊多滓故齊必以酒和之而後可泲以事酒和醴齊用茅泲之爲縮酌以清酒和盎齊泲之爲醆酒以醆酒和鬱金鬯泲之爲汁獻又申言人之泲明酌清酒者亦必以久釀之昔酒涗之此之說[illegible]其法亦猶是也孔云涗泛齊從醴涗緹齊沉齊從盎止言二齊以時祭所用尤多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周禮冬烝用黃彝彝以黃金爲目刻其上謂之黃目此釋其所取義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葅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奇音基○鼎俎之數何休云天子上公皆九[illegible]天子備物當十二以則天數鄭云九者牛一羊一豕一[illegible]

脂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愚按天子個有[illegible]

牲與雞皆入正鼎則十二特於奇數不合耳或尚有[illegible]同

於敗諸侯七牛羊豕腸胃膚魚腊大夫五羊豕膚魚腊其

腸胃從羊士三豕魚腊洲介當其鼎又有陪鼎三膷臐膮

[illegible]脫氏是鼎奇而俎亦奇也周禮朝事之籩八麷蕡

白稻黑黍形鹽膴鮭鮑鯤鱐饋食之籩八棗乾橑桃桃

諸梅梅諸榛栗加籩八菱芡脯脩各二羞籩二糗餌粉粢

朝事之豆八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

食之豆八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八

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二酏食糝

食天子之豆二十六上公十六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

夫六是籩豆皆偶也正豆饋食所薦加豆酳尸所加水陸

陸產與周禮不同鄭謂彼天子禮此諸侯禮相變也

陸產者陽配以陰水產者陰配以陽亦相濟之義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

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

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褻也。此因非食味而推言之。卷冕路車先王所遺止可于祭陳之大武之舞以樂皇尸未嘗不莊敬則用祭祀未嘗不用以饗賓然皆不敢褻凡以尊神明也。酒醴之美乎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織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工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秸之尚明之也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太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未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間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俱邪待牲○越音活秫秸同或作稭[illegible]

作瑑幾鐵圻通或作沂○疏布以爲冪者煎鹽鹽之煎鹽始成者其色黃黑再以水溶之去其泥滓復煎則純潔矣古淮浙之鹽以煎成解池之鹽以風成今亦多煎者醯醢之味人所釀鹽之味天所產鸞刀刀有鈴者太羹湆煮肉汁不和盛之以登刲羊之首曰[illegible]雖幾見出禮宗廟之祭其貴本質者皆與祭天同亦以交于神明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義也

右第四章　廟祭之義○按天子諸侯廟祭禮亡前後最難通曉今略參諸書條其次序先一月

卜日得吉先十日戒尸遂齊先三日卜尸卜吉宿尸中戒與祭者先一日省牲視滌祭之日宗伯省牲鑊后視豆籩立賓佐迎尸樂作尸入遂祼衆尸以次祼祼用圭瓚鬱鬯尸祭之啐之奠之一獻也后祼用璋獻亞獻也王出迎牲祝延尸于堂后薦朝事之豆籩牲入至于庭以幣告王親射牲執鸞刀毛牛尚耳見以血毛入告于室王北面事尸祝取膟膋一燔燎入詔神于室出墮于主前王洗肝于鬱鬯燔之爲制祭

祝升首于室出又薦血王割牲薦腥再分之薦[illegible][illegible]之薦燗王以玉爵酌著尊泛齊獻尸三獻也后酌醴齊獻尸四獻也以上為朝踐退而合亨薦熟行饋食禮陳鼎俎黍稷王北面事尸于堂祝索祭于祊大合樂祝獻幣告于室延主人與王入室事主為陰厭覆酌斝奠于鉶南出合戶如食間祝合黍稷再擩[illegible]迎尸入為挼祭尸舉奠斝王拜妥尸后薦饋食之豆籩王以玉爵酌壺尊盎齊獻尸五獻也后酌醍齊獻尸六獻也尸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酳尸七獻也王挼祭尸嘏王王獻二王後及上公策命臣宥功者后以瑤爵因饋食之尊酳尸八獻也后薦加豆籩賓以瑤爵酌壺尊盎齊獻尸九獻也后又薦羞豆籩王獻賓正禮畢矣由是長兄弟衆賓之長衆兄弟加爵三嗣子舉奠共十三獻獻助祭諸侯遣歸國告利成尸出徹二簋黍于室為陽厭六簋黍于堂為餕明日繹祭若時祭止九獻無加爵其交致爵獻祝佐食旅酬皆于繹祭行之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天地之氣陽動陰靜陽清陰濁陽上陰下陽伸陰屈陽為神陰為鬼人之生也有是氣乃有是魄神伸鬼而成有是魄即載是氣神即鬼而在是人之生惟鬼與神合也至死而氣散而上升見其神之盛而鬼降而下乃見其鬼之盛而鬼與神離矣聖人于其離者而合之使衆著于其理且不息于其心所以為教之至也○按此鬼神就人身而言與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稍別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此申上文天下之物皆受氣而生氣反而游散則死死則歸土而骨肉亦化為土矣但衆物之生其受氣甚微死亦澌滅而易盡雖不可不謂之鬼而其鬼不靈惟人得天地之氣之靈者而食味別聲被色又博取百物之精以為精

故其死也雖魄降于下其謂之鬼者未嘗不與衆物同而骨肉所藏之精氣則升騰于上有時見爲昭明之光有時蒸爲焄蒿之氣有時觸爲悽愴之情此皆精靈所發而爲神之著則非衆物之所及是即鬼而有神者存也○朱子曰昭明是光耀底焄蒿是衮然底悽愴是凛然底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黔黑也黔首黑髮之民聖人因是昭明焄蒿悽愴者而制爲至極之教明命之曰禰毋謂此骨肉之斃其鬼無知也即鬼而神者存其精爽之著常上下于爾庭陛降于爾家善則啓佑爾惡則斷棄爾也使百衆萬民常有祖父之神在其心目間則畏服之誠自不能已矣聖

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别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聖人設教如此民因畏且服矣然鬼神之理難知而衆民之誠易怠則其教猶未足也聖人于是制爲廟祧由親而

踈自近而遠自盡其反古復始之道以道民見身之所由生者父父之所由生者祖雖遠之功德有殊而近所由生則一使之循分自盡其情故民不惟畏而服之且順而聽之有不疾而速者此所以爲教之至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見鄭讀覸今鄭字見閒郝并讀覸今見行文閒去聲○明命鬼神則氣與魄二端立矣由是報氣報魄之二禮設焉朝事之燔燎惟牛羊之膻饋食之燔燎兼黍稷之鄭俠兩也甒瓦甒薦膻之後春夏用兩獻尊秋冬用兩著尊禘祫用兩大尊饋熟之後春夏用兩象尊秋冬用兩壺尊禘祫用兩山尊報陽者順故陰順數之報陰者逆故禮逆數之有氣然後能相隨以生故報氣所以教民反始有魄必資相養以生故報魄所以教民用愛乃朝事主氣以報陽而饋食未嘗不燔燎以求諸陽是

合陽于陰上用其情也饋食主味以報陰而朝事有所[illegible]首心之蓋亦近于食且中閉之以兩甒加之以鬱鬯未[illegible]不求諸陰是合陰于陽下用其情也合鬼與神如此則子孫之用情以誠感祖父之來享以誠格子孫之心存[illegible]父之神存於敍孝如此豈不誠教之至哉

右第五章引孔子言鬼神之義乃廟祭所由起也此以下皆以廟祭言之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承上節反古復始前聖人制之後君子因之其不忘所由生者皆動于情之不自已而非敬亦無以發之是以竭力從事爲其敬正所以發其情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

乎取之敬之至也

誅今作耤○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耕耨王耤以時入之紘冠繫先古祖廟也所秉耒以耕所以竭力從事如此則敬致而情發矣○禮王春天子將親耕命人共種于后內宰詔后獻種于王及嬪農正陳禮太史贊王王耕一墢公卿大夫士班三之甸師帥庶人終畝及秋天子親刈甸人粟而納之三宮小宗伯辨其名物與用以告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冢宰之將祭王后親蠶廪人扱之舂人供之祭之日大宗伯涖之小宗伯送之舍人實之陳之肆師告潔后親設之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

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合祭腥泄膻爇而退敬之至也

膻爓通熟爇通合祭腥泄膻爇今本作爓祭祭腥○犧獸之官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及校人主馬牛人羊人雞人犬人豕人分主六牲也躬朝之以擇牲也色純曰犧牷完曰牷豢豢于滌也牛人供之肆師展而頒之充人繫而養之君親巡牲宗人視之充人以牷告既拜又卜吉又時省誅之至也父昭則子穆故諸子為穆答對也子與君相對牽牲以入卿大夫奉告神之幣士奉薦牲之俎以次入麗繫也碑庭碑薦毛告純也尚耳欲神之聽之也取膟膋升臭也合祭無所不祭泄解散之肆也割牲巡牲牽之割之無往不親亦竭力從事之意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

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所音欣單殫卒遂申副類又讀律率

繅一作繰○公桑公家之桑蠶室養蠶之室近川便於浴種亦使外有所隔易防閑也棘牆牆上置棘使不可踰外閉閑人在外掌之也大昕季春朔日天子六宮卜夫人以下諸侯三宮卜世婦以下此或舉天子或舉諸侯互見也桑采桑也浴蠶種也蠶惡濕故露乾乃食之蠶事畢于辰月故曰歲單然麥于巳月言秋也后躬桑以勸衣受繭以禮衣事其成也諸侯夫人世婦自獻秋以下禮之待獻繭之禮盆手置繭盆水中手振其緒必三者禮成于三禮天子諸

耤三推夫人或五也黼黻文章見月令躬蠶繅者夫人而[illegible]躬卜吉者君也亦竭力從事之意○鄭氏曰王耕耤后[illegible]種王射牲后親舂后親繅王爲黼衣卜六宮夫人皆内外相成也

右第六章言敬之豫早預于先也○家語止首節與上合爲一章此從孔本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數音朔禘孔讀礿今如字○疏數以時言煩怠以事言不敬與怠則以心言也合諸天道不疏不數之間曰春禘者舉春以該夏嘗秋以例冬或因虞夏禘名或時有舉[illegible][illegible]於春者也悽愴悲感意怵惕驚動貌思萬物之死而[illegible][illegible]

考之往故悲感萬物之生而無祖考之來故也有樂以稱其樂無樂以稱其哀也○孔曰周四時之祭皆有樂殷郊詩言烝嘗言庸鼓萬舞則秋冬亦有樂此言無樂未詳能謂秋冬但有管絃之樂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樂音洛○詩大夫散齊七日致齊一日士惟致齊三日唯君得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故齊若不御內不樂不弔他事猶得舉之致齊則心一于是不他及也齊三日專指致

齊言之樂情所鍾如好古慕賢嗜心所嗜如昌歜羊棗屬居處笑語則得其音容思志意樂嗜并得其情性故三日如見之也入室謂陰厭時前此事尸于室神猶若憑尸而在至此徙餕事神于室本虛位也而僾然敬以愉者如見親之欲色焉以孝告矣而肅然敬以慨者出戶如有聞焉祝闔戶待神之飫而愾然志氣之所注又如其既飫而有聞焉如此則與見所為齊者而亡者存幽者著矣夫思居處則色不忘乎目思笑語則聲不絕于耳思志意樂嗜則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其致齊也乃致其愛致其慤夫是以著存如此也然豈僅祭時已哉其著存不忘乎心也固有無時不敬者矣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著存不忘乎心非特生敬養也死亦敬享焉非特祭思敬享也終身且思弗辱焉蓋一失身則辱已即以辱親即三牲五鼎而身不可對吾親亦無以為享矣忌日之喪亦終身之[illegible]

也故卽以明之

右第七章言敬之純且久而不忘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鄉相並去聲齊齊平上二音○終身敬者惟聖人無時不與天相質對故足以饗帝孝子無時不與親相質對故足以饗親其臨尸而不作者惟能鄉之故也齊齊尊一之貌愉愉和順之意敬以事言忠以心言勿勿志有所在而又不敢自必之意諸猶乎也君與夫人交薦而下從之內外之官備陰陽之交合其敬且忠者皆貴鄉之則欲鄉之饗神豈有不饗者哉○按侯伯朝踐君不獻故君制祭夫

人卽負盎子男夫人并不負盎至饋食乃獻尸朔踐饋食薦豆皆在獻尸前惟加豆則酳尸乃薦之故鄭謂此繹祭也正祭君牽牲親殺繹祭君親牽不殺正祭薦豆在君獻前繹祭在君獻後但玩文意不應指償尸或錯舉之耳○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如事生敬之至如不欲生哀之至稱諱如臨文教學時如見親臨膈而必懼也平日鄉之如此故其祀之忠也如見親飲食有悅豫之色者然惟鄉之故能饗之也詩小雅宛之篇文王正祭因如見矣明日繹祭子將旦時思昨日饗我而來今不知何往思之而急起繹祭庶其復留而亦不俟明且也方正祭時見其愁色方以

為樂已懼其往而哀哀樂之情有一念並致者矣愚聞之先子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孝子之事生也養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事死也皆一念並致者也○家語與前第六章首節相同亦孔子答宰我語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趨音促數音朔容鄭俱作客反

饋定本作及夫何家語作必如此則何慌惚一作荒一作恍惚一作忽○嘗秋祭名親猶進也慤慤謹貌趨趨以數行

步狹而急也。齊濟，棐盛貌。漆漆，光顯貌。濟濟則其情疏遠，漆漆則志在自飭，皆非所以交于神明。惟君子助祭于君，當迎尸反入于室而饋熟大合樂告備于斯時也。薦俎則已薦，禮樂則已序，百官從君以事神者亦已備，乃相尚以威儀，故有此容耳。此助祭之容，非孝子之容，且反饋樂成以後之容，非始入掬從君接神之容，不可以彼例此也。饋食交神，所謂如親見之也。○反饋之時，主祭入室有事，助祭者在庭無事。

右第八章。言敬之至而過二聖以為極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虔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官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

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比去聲屬音燭○將祭之先事固欲慮一有不豫則有不及之憂比祭之時物固欲其一不備則有或遺之患然後非聊無係累其清明之志與神爲通亦不足以治之也宮室修牆屋設掃堵除幽堊百物備者宗器衣裳庶事豫矣具物備矣孝子以其虛中之意承不酒醴犧牲粢盛而進之洞洞乎敬以遂屬屬乎敬以盡其如弗克負衡如將隕越者眞其守身之孝所至極而形者敬由是薦俎薦醴衆序百官各揚其職其虛中之志意足諭於在廟之人而事尸于室尊以其慌惚者與神明交而後見僾聞神明亦來饗之矣然不敢質言來饗而再言庶或饗之者孝子之心終有所不自必所謂慌惚也蓋承上章而言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虛中之心一而已由是見其事親則謂之慤見

其誠實則謂之信見其整肅則謂之敬見其節文則謂之[illegible]禮而總之一敬也至于一進一退皆如親聽命者然則并[illegible]洋乎在上在左右更有若使之者所謂如生也如存也[illegible]㒵言不過失者過則踰節失則不及皆非天理之自[illegible]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絶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立始入而待事進而授神薦奉物以獻退一節之終徹而退則正祭畢也詘身之俯愉色之和欲意之[illegible]固當至而敬實深愛所自形故槩觀之無非敬而細參之則敬又有隨事以將其愛者必如是乃為孝子之祭也固本但之意下又反言以明之言徒有敬而無深愛之[illegible][illegible]

亦不能以恍惚交於神明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此又以孝子生之敬養者言之，見敬皆深愛之形也。溫柔曰和，忻喜曰愉，委曲曰婉。心者氣之主，氣動則先見于面，而一身之容體皆應之，故有深愛存[illegible]中自有深愛形于外，而如執玉奉盈其敬之至，皆愛之[illegible][illegible]不容嚴威儼恪，敬未嘗不存而愛則已淺矣。○饒魯曰：孝子玉奉盈，以卑承尊之敬；嚴威儼恪，以上臨下之敬也。

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

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愨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陶鄭讀遙今如字術遙通○此乃言孝子之敬享如生之敬養也齊一無所紛非一一無所攙如是則慮中矣以之應事則事可豫以之備物則物可備故以治宮室則宮室修[illegible]屋敢以治行作則慮細供禮樂庶宿者衆銜也禮先祭宿賓故謂賓[illegible]宿者皆出尸告利成主人立阼階下尸出而賓皆出也[illegible]陶和適貌遂遂誒欣貌其齊莊皆出于深愛故其始祭若迎其來而色必溫若猶未來而行必恐如懼無以感格而不及致吾之愛者然其正祭若接親之笑語而容必溫若受親之教戒而身必誠如聽親語而猶未發者然其終祭尸已出而陽厭若親少留而卑聽親自留而靜懼親將起而正如親去我而將弗見然及祭之後而陶陶遂遂若出而猶將復反明日急爲繹祭也愨善不違身致愨致愛存諸內若形諸外也耳目不違心愛見顯隔形于外

者本于內也思慮不違親居處笑語志意樂嗜思之而著存也情諸心謂慤著形諸色謂耳目術省循習想像謂見慮也自將祭以及祭後無不如事生焉此孝子之志也所謂能饗親者如此

右第九章此承孝子饗親而反覆形容之見必如此乃庶幾文王之哀樂與孔子之愨慤也○以上並祭義原文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五經吉凶軍賓嘉也他禮猶有由外至而為之者惟祭則因我之怵惕自動于中而為之心有不誠則祭如不祭矣此一篇之大旨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

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必受其福以順召順也然世所謂福者祈之神君子之所謂福者具之身祈之神未可必具之身乃可必也內盡于已由心休而純之外順于道由奉禮而精之而後謂之備而後謂之福也內盡于已以心言外順于道以事言而內盡又外順之本也又推言之言內盡於已如事君事親其本則一故外順於道順君順親與順鬼神者其道亦同蓋孝之道甚大有一事之不順於道即於誠身以事親之理有虧而非徒於親求順求備也平日順備如此則於祭之

報豈有不盡者哉誠心之真信心之實忠心之盡敬心之事內盡於己心怵也物禮樂時四者外順於道皆所以祭之者也不求其為無求福之心也祭必受福而孝子初無意焉其心可謂純矣

右第十章言賢者之祭在內盡而外順下五章又申言之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生事盡養沒則無所用其養而孝子之孝無已故為之祭以追而繼之然於道一有所違則非所以養而亦不足以為孝故生之養觀其順沒而追養亦必以敬而時者觀其順於道也自生養至沒祭無不致情盡慎焉孝子之孝可謂能終矣畜猶養也倫事物當然之理各有條理之謂倫踰富

其可之謂時敬而時如敬以詘敬以愉敬以欽時不同而其敬又因以微別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官猶主也主人主婦備而後俎豆籩備水草若芹茆陸產若麋鹿昆蟲若蜩范草木若蓏桂夫婦親之而後誠信忠敬之志盡志盡然後物盡盡志心休也盡物奉之以禮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

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供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亦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純鄭讀緇今如字○純緇也冕服以絲變古之齊一言純一言冕互文也盡即忠也誠信則無不盡之心而忠忠則專於事神而敬見盡志者不特在祭時也如是則能追養矣○陽道文故南郊東郊巽陰質故北郊同

右第十一章承奉之以物而言其本于誠信忠敬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中三齊如字餘側皆反○先釋齊字之義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

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此言齊之事訖止也物自外至故曰防欲自內出故曰訖耳不聽樂樂一以例其餘心不苟慮嚴于中以制外手足不苟動制于外以養中此交敬之功也無敢雜之褻故精無昏蔽之私故明○君子無時不敬豈有徇物縱欲之日哉所謂物欲亦聲色臭味之不能無者耳讀者勿以辭害意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齊之謂齊如字○專言祭之齊定謂不妄動定淺而齊深而定亦所以為齊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

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宿一作夙肅○豫戒之使致敬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夫人始入立東房以待事尸入乃就西房周禮后亞獻后不與則大宗伯攝夫人亦然故此錯樂之牛珪曰璋盎齊必以清酒涗之其水則明水也羞進也君執鸞刀割肺橫切之不絕食之胡上尸嚌之降神之時君初祼則夫人亞祼朝踐君迎牲則夫人薦盎饋熟君者肺則夫人薦豆皆內外相成也此一節道之以禮○孔曰后副褘二王後及魯夫人亦副褘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屈狄上公有袞冕侯伯止鷩冕此皆錯舉互見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

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竟境同○皇大也與天下樂之者合萬國之權心與竟內樂之者合百姓之權心諸侯雖殊其致一也此一節安之以樂○按冕而朱干玉戚以象武王非諸侯敢用惟魯得用耳若但冕而總干象羣后以師畢會則諸侯亦得用之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

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周人尚氣故重祼升獻清廟詩以明文王之德武宿夜見而總干時所歌以明武王之功故假道以為重然三重雖足以增君子之志要必有自盡之志立乎其先而後三重乃足以增之不然志輕而三重亦輕矣精明之志心休也三重奉之以禮也。按皇氏述師說武王伐紂從商郊士卒懽樂歌舞達旦其辭即我武惟揚五句熊氏謂亦大武之一章今不可考

右第十二章承道之以禮安之以樂而言必本於誠信忠敬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

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陽進而贏故以夏爲盛陰退而縮故以秋爲盛爵從天自上而下故爲陽祿從地自下而上故爲陰秋政斷決之政賞以春夏爲陽罰以秋冬爲陰而就賞分言之又爵服爲陽田邑爲陰秋冬有賞春夏無刑者陽可過陰不可過也記禮之舊記發公室出賞賜之物畢刑之小者草艾草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

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矣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然衆也衆備事君事親事長事鬼神無不順而備也發之爲祭祀亦誠信忠敬而志厚矣由是而發之以戰則明于陰陽之理而義章志厚義章則足以交于神明而祭敬君敬則竟內之民皆化之而可以爲民父母矣德厚而志章心林也義章而祭敬奉之以禮也使人者王有故不與則大宗伯攝之雖攝而明其義者固在也下又反言以明之

右第十三章。承參之以時而言必本于誠信忠敬也○舊在鼎銘章前李文貞公云當在此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夫婦之別焉見親疏之殺焉見長幼之序焉見貴賤之等焉見爵賞之施焉見政事之均焉見上下之際

焉此之謂十倫。變化推遷曰道。嫌疑必愼曰義。恩意皆厲曰倫。內外有辨曰別。遠近有差曰殺。先後不淆曰序。尊卑有分曰等。恩澤所普曰施。多寡適平曰均。情理所接曰際。此總列其目。下文詳言之。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其祭父母異几。人廟乃同一几。祝曰以祀某氏配。以其氣已合也。正祭詔神于室。繹祭乃出于祊。湯三才曰依神同其几以無間待之。求神異其所以不測待之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嫌於以君迎臣。故事尸以門斷。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體曰。君子抱

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十五字

曲禮此父子之倫也孫可爲王父尸昭穆同子不可爲父尸昭穆異也○按外事尸異姓內事尸用姓其以孫一氣屬也無孫取于同姓之昭穆遠之猶一氣屬也父在不爲尸嫌下父拜其子也必以適不敢以賤者憑吾親也天子尸以卿諸侯以大夫尚貴也天子不以公諸侯不以卿爲疑也明嫌之義也大夫尸無爵避君也庶人無尸禮不下庶人也殤無尸未成人無威儀可象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校豆中央直者鐙豆下跗也鄭云執醴之人亦兼執豆薦豆則此人執鐙以授夫人夫人執校以薦豆則執足以授夫人夫人執柄以薦此互文也爵如爵形其尾曰柄夫婦交致爵乃酢於阼於東房別於位也不嫌褻

處別於器也易爵別於飲也男女不親授祭禮故親之然必易處猶有別乎爾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也月祭止及高曾祖禰惟本廟子姓在時祭與大禘祫則太祖子姓咸在昭穆止論始封之祖故別遠近親疎。按周禮冢人辨兆域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葬各以其族據此則周后稷支子之後列第一行不能支子之後列第二行遠近親疎灼然可見不然同一世同一行則長幼辨以毛髮猶約略可知遠近親疎無從別矣吳紱曰子孫必擇而入大約有爵者多惟五服未盡雖庶人亦入耳餘詳世子記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賜爵旅酬時也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辨其年齒與其貴賤及賜爵呼而進之昭穆各如

一列皆長者前少者後賜以爵若酬者然。○孔子獻不以昭穆酬乃以昭穆方愨曰設事以爵行於旅酬之前主義也賜爵以齒行於旅酬之後主恩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孔曰此經上公九獻言之凡祭祀二尸祭之啐之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飯畢主人酳尸尸皆飲之是飲五也于是行獻卿之禮獻卿後主婦酳尸賓長獻尸是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正九獻畢長賓長兄弟為加爵是飲九也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按王禮正九獻與公同但獻尸飲五當獻二王後及上公飲七當獻諸侯之為賓者飲九獻諸侯來助祭者卿以下未得獻也侯伯朝踐饋食各一獻卽酳尸是飲三獻卿于男無朝踐饋食之禮但酳尸是飲一卽獻卿也同爵中亦長者先飲。按經謂祫十三獻正獻九加爵三并酬子羣賓也知卿未得獻者周禮鬱人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賈疏大夫士受嘏後獻祝佐食天子無獻故二人受餘瀝飲之祝佐

貪于執事爲最尊尚不得獻知諸臣必不得獻也知諸侯嘗得獻者詩臣工箋諸侯助祭畢即于廟中遣之明日不從繹祭繹輕也以明日不與繹之獻酬知今必得一獻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一獻鄭曰酳尸也孔曰即君獻卿時釋奠告廟策君賜也○此策命卿大夫常禮若大封賞則特假廟若鄉吏以下於朝不於廟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

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凡獻必有俎俎兩骨以並賓俎設兩階上餘各於其位方慤曰豆以肉為主豆偶陰也俎以骨為主俎奇陽也孔氏曰殷人貴髀周人貴肩文貴肩之類前貴於後據周言之均謂各得其分而無所遺文言其稱事樂其同功要其成為政如肉之均則善矣[illegible]陳平分肉均而曰宰天下亦如此意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

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煇鄭讀輝音運又音徵○明足以見知無不周處無不當也周以墨者守門殿前無有尊賤至澗而尚不遺則所接周徧可知矣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餕依禮作餕謖音束進鄭讀餕或如字○此又因上推言之尸餕鬼神之餘者膴腥肆爓神享之餘乃尸

食之也。謖起也。進徹之。進而餕畢乃徹簋也。○按士[illegible]
餕以一。大夫四簋餕以二。諸侯六簋餕以四。天子八簋餕
以六。留者爲陽厭。士嗣子及長兄弟二人餕。大夫上佐食
下佐食賓長二人餕。天子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以次餕。儀
內諸侯世子不餕避王也。諸侯之大夫適
子不餕避君也。士適子亦餕卑無嫌也。　凡餕之道每變
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
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
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
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
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先貴後賤所以明[illegible]
而愈賤則愈衆則興施惠之象也施惠廟中有竟內之[illegible]
則政之施于竟內者孰不徧哉則即一餕而貴賤之等[illegible]

賓之施政事之均皆可見不止上下之際已也然則祭之無所不統益可知○夫祭有儀二節舊在三章節下按此亦言上下之際宜屬此

右第十四章永不逆於倫詳言之見祭之義所統者多惟賢者能盡之也○按繹祭之禮此章及之而文不具略采他書合之儀禮祭之明日王入止于基士視壺濯告具視牲告充視鼎鼏告潔詩絲衣篇所云是也王迎牲親牽不親殺后羹獻祝薦毛血于墊之室遂薦熟禮所謂祊乎外也尸侑入王降迎設餞于堂王獻尸后亞獻即薦豆王與后各獻侑尸酢王親嘏后致爵于王自酢尸酢后王致爵于后自酢王后獻祝佐食賓獻尸王世子適孫適獻尸賓致爵王及后皆自酢尸作三獻之爵賓受尸爵獻侑尸酢賓賓獻祝佐食王獻賓及公長兄弟獻尸侑王后祝不獻佐食王酬尸后薦羞此酬之始也王命獻卿尸衆酬王酬衆尸乃尊兩壺于階間王命賜賓賓食之此旅酬之始也按獻立司正王命獻先大

獻長兄弟昭穆世以其長所謂賜爵也兄弟二人舉
觶于尸侑侑不舉尸舉酬王王酬侑侑酬長賓長賓
酬衆賓以次徧王命獻大夫公有司又獻內賓內兄
弟于房中王賜長兄弟爵長酬衆兄弟以次徧末賓
酬宗人宗人酬公有司末兄弟酬佐食佐食酬私人
皆以次徧此酬之道行者乃爲庶羞于賓以下至私
人后舉旅于內賓及宗婦以次徧大祖尸發爵行旅
昭穆相酬兄弟子舉觶其長賓舉前奠觶酬長兄弟
長兄弟酬次賓次賓酬次兄弟以次徧此酬之交行
者王命獻大夫公有司及私人末賓酬宗人宗人及
佐食相酬徧大夫公有司及士私人相酬徧衆賓長
舉觶于尸太祖尸又發爵尸相酬及侑皆無算爵弟
子兄弟各舉觶于長賓兄弟宗人佐食公有司私人
爵皆無算此酬之錯行者佐食獻尸尸酢佐食佐食
獻祝王降階尸出侑從衆賓從王不送祝
不出門餕賓俎徹胙階俎燕于寢以毛

夫祭之爲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敎之本與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爲義今本作爲物非○與物備樂事也順以備無所不順之謂備也外則順于君長內則以孝於其親君子之所以自盡盡其道然後能祭而祭之義端端其義而所以教人尊君孝親者即在乎此故祭者教之本也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

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爵祿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illegible]

○讓者禮之實。故事天事君事親事長無往非讓也。謂德於天所以承天。歸於天子。薦於諸侯。所以尊君。本諸父母所以孝親。存諸長老。所以敬長。無人不有所當順。則無人不可教。以順即如賜爵祿。必於太廟。受策釋奠於廟。及銘於祭鼎。其不敢專。不敢有者。皆所以示順。而爲教也。

右第十五章。承順于道及無所不順。以通結上文。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銘其置於鼎。辭莫大於銘。此功必以銘。而銘必於鼎也。自名自成其名。推臣有功於國。足以自成其名。而君錫之銘。必推其本於先

祖。若作召公考之類。蓋孝子孝孫之心。莫不欲歸美顯父故君亦順其心而稱揚之也。非其賢足以自名而能然乎。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論說譔錄也。在心為德。在事為爵。王功曰功。功盛曰烈。國功曰勳。事功曰勞。史記用力曰功。以德曰勳。以言曰勞。慶賞受於君。聲名著於家。酌取以法此也。比合也。銘之體。先稱祖父之美。而已之功次其下。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顯揚先祖。則上得。自成其名。則下得。上得故觀者美其所稱。下得故觀者美其

所爲而爲之正非易也知不足以見理之宜仁不足以與國爲體知不足以當幾而立斷則不能有功於國而自處其名故有此銘者推賢者能之也乃賢在其子孫而次諸祖父而身比其下其讓善者可不謂恭矣乎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慶鄭道○孔悝孔氏姞姓衛大夫公莊公蒯聵也假至也太廟康叔廟悝莊公姊子而蒯叔舅異姓臣之通稱也莊叔悝七世祖孔達

公莊公七世祖鄭爲晉文公所伐出奔于楚又爲所執歸于京師射厭啓開佑助也獻公成公會孫衎爲孫林父寗殖所逐後得反國亦其餘功啓佑之成叔莊叔孫烝鉏文叔悝父圉興舊耆欲應氏謂其先世皆以忠君愛國爲念欲而文叔復興起之作率倡導之也成公獻公之復國皆非莊叔之功莊公德悝之立已故以先世之失國而復皆賴其祖而悝能繼之也對答揚稱勤篤厚也宗廟之器曰彝銘悝欲勒此命于烝嘗之常與記著舉此見銘之式國悝立莊公而于銘及莊叔成叔文叔所謂顯揚先祖也纂乃祖服所謂身比焉也銘之體如此○按左傳哀公十五年冬蒯聵得國明年六月逐悝是甫命即逐之也蒯聵君臣皆無足取此但取其銘耳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

所恥也孝子孝孫之心莫不欲顯揚先祖之美然必有其實而不誣不然無美而稱與有善而弗知弗傳均恥也若惟之銘豈不誣也哉此乃正言銘之義○不明不仁不足以自成其名亦不能以顯揚其親故惟賢者能之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言成王又言康王明周人世世重公亦未審所賜者由何王也升歌下管詳見子記朱干赤盾玉戚以玉飾斧柄象武王之左仗黃鉞冕諸侯賜皆得用時王之樂凡象太公周召者皆舞之方舶

建帥加賜亦兒而總干象羣后之以師畢會周公實相武
王伐紂故并賜以朱干玉戚然止舞以六佾下天子也惟
大夏乃得以八佾舞之比于杞也康安也纂繼也記者言
必如周公之功乃受重賜而無愧而子孫纂之美而稱稱
而傳皆不評也○王荆公言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
故可用人臣不可用王之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
居周公之位行周公之事周公亦盡其當爲之職耳豈得
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愚按天爲民
而立之君君爲民而求助於臣君之禮臣臣之忠君皆奉
天也舜禹伊周皆千古臣道之極所謂有君民之大德有
事君之小心者也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直舉天下畀之矣
商周於伊周祭以殊禮豈遂爲過哉伊尹覺于沃丁之人
祀商常祀以天子之禮矣成王亦循行古之道也其用天
子禮報其安天下之民也非以其能擁立已也故就周公
言必不可而此成王言又未嘗不可況所賜者大夏夏樂
白牡殷牲行之于杞宋耳若大武周樂未嘗八佾大禘不
追自出皆降于天子其爲禮亦節矣而
樂以爲成王伯禽罪何哉餘詳明堂位

右第十六章鼎銘之義因前賢爵于大廟及有善者諸父母而言○以上祭統原文摭入曲禮一節祭義一節曰祭統者明祭之大於義無所不統也

禮記卷八之二終

禮記卷八之三

任啓運章句

明堂位○孔本第十四両本第二十六今定為第三十按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篇而文迥別大戴言營建之制小戴刪之此取逸書二節畧加修改見周公有此勳勞宜用天子禮樂爲魯誇張不知何人作也或以爲㫖融增入但鄭親受業馬氏而不言孔疏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則劉向前已有必漢時儒爲之芮氏以爲當創但四代之禮樂服物官器畧見斯篇考古者亦不忍廢而愚以爲魯之所僭畧所未備亦可即此以取其實亦不當加先儒繫以附會失入也今以祭統篇末及周公故即次其後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

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逸周書有何無周公字有大字南向而立下有公卿士侍于左右句告至一作告于○

明堂在國之陽近郊三十里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其制自質而文紀聰曰明堂以順天序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選造士故取其宗祀則曰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廟又曰太室取其前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圜水則曰辟雍蓋古規制太學與明堂異同天子巡守至四

岳之明堂諸侯衆廟至周南之明堂天子皆率諸侯行宗祀大射祀學養老諸禮故制相仍而名亦因事而異也蔡依蔡齊文爲服說天子背之後三公太公爲太師畢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也四面有門應門又在南門內九采卽周禮采服也四夷則荒服也世告至見以新君易世而來所謂荒服終王也○按明堂之制上圓下方基高三丈爲五門四達九階兩[illegible]階牖獨其室室戶牖各異考工曰五室大戴曰九室明堂月令曰九室十二堂鄭更之曰九室十二堂月令曰四戶八牖大戴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呂氏春秋五太廟四方个四右个蔡邕曰二十八柱淳于登曰水木交于東北木火交于東南火上交于中央土金交于西南金水交于西北思合推之黃帝曰合宮則知其址必合爲一也殷人曰重屋則知其蓋必分二重也呂氏春秋中曰太廟太室卽中室卽太廟也四方有太廟有左右个則知每方二室不名廟也大約以三百步之地縱廣界爲二十五區則下方矣四面四區不爲室則蓋周之而上圓矣中一區爲太廟太室其四周八區爲太廟之庭其上蓋以特高于四廟八室之蓋則望之爲重屋而四周之庭得以

受日之明而戶牖皆得其用外周每面三區分言之則正
四區南曰明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合中
太廟為五廟以祀五帝也四隅八區為左个右个合之太
廟為九室四仲居太室孟季各居其室以月數之即十二
室施政必于太廟之堂就月數之即可曰十二堂就太室
數之則四戶八牖四達四阿就外八室數之則二十八柱
合九室數之則三十六戶七十二
牖而五行之交用乘其義亦明矣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
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
公相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
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一本無下相字
鬼國名殺人
以供饗虐無道極矣舉一事以例紂之當伐實非因此事
而伐也竹書元年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七年周
公復政于王王如東都八年春正月王初涖阼親政凡冢
宰攝政皆三年公以成王幼弱故攝六年將言成王賜魯

至禮而先明公之功大如此○按書洛誥戊辰十有二月
惟七年先日次月次年是例序洪蔡謂公留洛七年而薨
非也成王十年公歸于
豐二十二年公薨于豐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方七百里言得方百里者七非幾廣
皆七百里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此統山川附庸言之孟子言爲方百
里則專指土田耳千乘大國之兵賦也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孟春夏正建寅其郊祈穀之祭也周郊以周
正孟春譌之故言孟春陳謂周正建子之月
非也春秋書郊無在子月者弧弓也言戴弧韣疑并纛郊
禖之祭矣旗旂之垂者子男五侯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
其旒皆畫升降二龍天子加日月曰太常左傳三辰旂旗
昭其明也祈穀故配后稷與南郊配祖之義不同亦兩之

故魯之詩言莊公之子龍旂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
借明自僖公始矣上言祀公以天子禮樂郊於祀公何與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
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
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
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
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
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
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
刑而天下大服

季夏六月夏正建未之月周禘以周正六
月魯以夏正六月避天子也魯之故言六

月周正巳爲秋故詩曰秋而載嘗祭統言大嘗禘以禘嘗
言禮獻樂器與天子禘禮同也白牡殷牲也詩白牡騂剛
朱干言周公有王禮不敢與文武同故用白牡魯公以下
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阮諶曰尊爲牛形按南史盜發齊
景公冢得二犧尊分其首以受酒合之爲全牛則阮說信
也聶崇義云畫牛尊腹先鄭云飾以翠羽後鄭讀莎爲娑
鳳羽狀莎莎然皆非象尊尊爲象形先鄭云象鳳凰形後
鄭云象骨飾尊亦非也山尊聶云刻爲山而畫之受五斗
罍尊鄭聶云狀如雲刻以雲雷受一石鄭云刻山于罍非
也周禮春夏朝踐用犧尊饋食用象尊禘祫朝踐用大尊
饋食用山尊諸臣之所乃以獻皆不用大尊下天子也大
圭爲瓚之柄詩釐爾圭瓚諸侯賜皆得用之周禮祫禘灌
用虎彝蜼彝冬烝灌用黃目魯不用虎蜼亦下天子也玉
豆以玉飾豆殷制也篡籩也雕之未加漆飾虞制也仍鳳
也玉琖夏制因之而加雕刻猶異于周之玉爵也璧角璧
散以璧飾角散之凡周禮王加以玉爵后加以璧角賓加
凡璧散璧正將用玉琖君加用璧角夫人以璧散亦下天
子也梡俎虞制阮云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漆

瑒云有四足而直諸臣貴異氣天子漆飾之嶡俎夏制加虞加腳中閒橫木周公不用房俎亦以有王禮避周也魯公以下則大房矣舞而冕弁異各因樂之制也周禮夷樂西曰侏儒北曰禁東南與此同班固云東曰離持矛舞助時生南曰任持羽舞助時養西曰禁持戟舞助時殺北曰禁持干舞助時藏疑班名誤天子備四夷之樂魯得之以周公平東夷故亦下天子也大服人服周公之功不以其禮爲過也○萬斯大曰言以禘祀周公不言追所自出公羊傳文公二年大祀于太廟言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廟是下及羣廟與天子同不追所自出與天子異愚按詩推言周公皇祖不言文王則魯不追自出明矣趙匡言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妄矣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

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省鄭讀禰陳如字○內饗不推禰也而又有夏礿秋嘗冬烝外祭不推求也而春社以所秋省冬嘗以報皆用天子禮條修北備也祭來諸侯宿春朝收恭不前于夏行之春所社遂省耕秋報社遂省斂此互文抑冬乃蜡而言遂者省然後迪豐殺而蜡之通不通因之也天子大朝于明堂諸侯相朝于廟天子布大政于明堂諸侯布大政于廟故曰太廟天子明堂天子五門路應雉庫皋自內適外皋無皋應而庫雉如其制亦修其盛也設廟上為重屋重檐檐下有板檐避風雨之灑壁也刮楹斲楹使滑若天子又加密石也兩階間謂之鄉達鄉天子廟道當三昭三穆之中諸侯在二昭二穆之西會同公故亦直達如天子也坫築土為之反爵之坫高尺二寸上加木坫高人寸足二寸漆赤中尊在坫北反爵則自內而出康圭之坫高二尺二寸或曰三尺高于反爵之坫上亦加藻率以承圭[illegible]安也以爻非不使傾墜也疏屏鄭云今之桴思刻雲氣蟲獸使文理疏通孔云其上亦為小屋故漢東闕桴思災以上言成王報功之賜其重如此○按魯禮之僭先儒皆以為

成王所賜伯禽所受然竹書平王四十二年記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廟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呂覽言惠公怒執王使若成王賜則魯久用之矣何煩請乎惡細叚之有成王所賜者有魯人自僭者不可不辨也周郊以子月祈穀以寅月魯言啓蟄而郊是魯有祈穀初無南北郊此爲明言命世世祀公以天子禮樂郊不祀公與公何與而賜之況詩明言莊公之子未嘗言乃命魯公龍旂承祀也惠公之請平王尚不與魯成王而賜之乎又考春秋書郊多以卯月不以寅而以兆[illegible]卯祈穀猶遊天子也惟宣者于子月卜郊成定哀皆于子月卜郊然皆以牛傷不郊終衛之世未嘗丁于月一郊也天子之禘追所自出諸侯之祫不追自出此言以禘禮祀公不言禘文王于周公廟詩頌亦未言祭及文王是但賜以禘禮祀周公未嘗許追文王爲自出於未許以禘禮祫伯禽以下也且其所賜者祭統言八佾以舞大夏是夏天子樂詩言白牡是殷天子禮特比于二王後耳非未嘗賜以周天子禮樂也其餘器物君叚之玉豆夏之玉琖嶡椇虞之雕卷梡俎皆先朝所遺若犧象山罍著角黃散觶周王禮皆降一等至陶匏祭無

皐應二門應侯制乎烏睹所謂王禮乎若夫制度之僭濫渠茅闕門見于竹書煬公因周路象魏而作新廟奕奕見于詩立煬宮立武宮新作南門丹楹刻桷見于春秋蓋惠僖以下爲之故子家駒言設兩觀乘大輅舞大武久僭天子也安得以是咎成王伯禽非乎自鄭氏于周禮無考者悉以春秋魯禮實之曰魯王禮也趙匡釋禘曰周禮禘所自出當祭帝嚳魯禘必以文王爲所自出也鄭推魯禮上之則趙援周禘下之與紛紛臆說誣成王伯禽遂爲敗法亂紀之首亦論禮者平心細覈之可乎

右第一章。極言周公功之大而成王報禮之隆。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路輅通○鈴作鑾曰鸞鸞車取以鸞爲鑣鑾之節也。鉤車。車有闕曲者。大路。木路。乘路。金路。周金路以賜同姓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綏鄭讀綏○此皆建之車上者交龍爲旂虞旂已文夏又加以垂下之綏彌文矣殷白周赤各隨所尚之色而旁綴同然則虞青夏黑歟鄭謂綏以牛尾注旗竿之首虞惟有綏夏乃有旂當作虞綏夏旂未知所據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此馬亦駕乘車者皆因前大路而言白馬黑鬣曰駱陸佃曰黃馬尾髮一道通黑如界者蕃鬣赤鬣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此因前牲用白牡而言剛壯也陽剛陰柔故謂牲之牡者爲剛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此下皆因前所用祭物而言祭首尚陽也心火肝木肺金三代各食其所勝也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澈致其味也○孔氏曰貴以乎酒澄酒在下是周亦尚明水而不尚酒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著直略切○有虞上陶泰瓦尊著無足而底著于地也

爵夏

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爵小鳥其啄屢觸肖其形欲飲者知所警忌也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夷彝通〇雞彝鬱鬯之尊雞彝刻雞形下彝上或曰以木為雞形曰彝者言為宗廟之法物也勺受酒處此謂勺與柄相屬處周以圭為柄黃金為勺清金為外而朱其中其與相屬處夏刻為龍形殷刻之使文理疏達皇云周刻為鳧首其口微開似蒲之本合而未分也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椇枳也其木多曲俎足間橫距似之堂有東西房足下有跗似之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獻讀莎〇楬無飾貌夏但木為之而已獻鄭讀疏謂刻之疏達陳讀莎謂刻鳳羽狀莎莎然或曰獻文貌未詳孰是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見內則瑚璉簠簋皆瓦為之而飾以玉瑚制圓璉制

方簠外圓內方簋外方內圓兩四六八則祭時所陳黍稷之數也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植木曰虡上橫曰簨以懸樂器者夏但刻以龍殷又簨上施大版刻如鋸牙而飾以采色周又於簨上畫繒爲翣戴之以璧又下簨兩旁懸以采羽一物而遞飾如此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足四足也殷貫之以柱周懸之於簨虡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土鼓始築地以爲鼓節[illegible]孔漸築土爲鼓而以凷擊之陸氏後燒土爲簇蒙之以革而束蒯以擊之周禮籥章平擊土鼓是謂拊搏以葦爲小鼓實之以糠揩柷擊敔也餘詳月令。○陳祥道曰以大瑟配大琴小瑟配中琴然後大不陵小不抑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編鐘有十二以應十二律上七爲七音下五爲五清鐘難于諧故曰和鐘磬難于拱故曰離磬笙以象物生簧以象中德垂舜臣名叔皇云堯臣無

何氏女媧古帝名女媧為媒妁後祀為先媒故稱女媧此皆樂器之最善者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棘戟通。崇貫封越皆古國名大璜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以賜于天子故特謂之大胡安國云大弓武王之戎弓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魯公伯禽也武公周公九世孫獻公子名敖周二祧廟文武世世祀之故謂之世室魯以二公擬之。按諸侯五廟無二祧然封魯以為周公而周公實未嘗就魯魯公已始封之君則不毀宜也武公何足匹之且季文子以戰勝立武宮其非初制明矣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米廩春秋日御廩廩以藏宗廟之粢盛本非學欲諱之以米有養義故比庠案諸侯惟得立一學賜則立二學三學周比魯于二王後故立夏殷學焉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韍韠也[illegible][illegible]韋為之

夏畫以山。殷加火。周又加龍。制彌文矣。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事漸繁故官漸廣。○按魯止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其太宰司寇宗伯則在下大夫中仍侯制耳通國計之官或有三百非周官之三百皆其長不兼其屬也。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此喪車所載之旂也。詳檀弓及王制。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總結上文。○朱子曰羽父弒隱公慶父弒二君則君臣相弒矣。齊僖公譏之變欲禁至尼刑之變初稅畝法之變政逮大夫政之變塈而男俗之變謂未嘗相變則誣也。愚按朱子所論誠然然魯畢竟好似他國孔子謂魯一變至道齊仲孫謂魯秉周禮晉韓起謂周禮盡在魯以魯之削弱而綿綿延延歷七國之變

而後亡亦惟禮樂之故也夫以魯僭天子三家僭諸侯矣禮樂之本而猶足保其國如此況以仁人行禮樂如孔子所云一變至道其效更當何如哉

右第二章并衆魯所有及所參用者概論其盛

禮記卷八之二終

禮記卷八之四　　　　任啓運章句

曾子問

孔本第七芮本第十五今定爲三十一。芮城曰此篇通論冠昏喪祭朝會所遭之變吉凶雜出擬議無從曾子圖其變而預爲籌夫子因其問而豫爲處易曰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斯之謂歟曾子所問或事之所有或事之所不必有但考求既備雖虛位也而實理寓焉夫子所答或禮之所有或禮未之有而可以義起權制也而經常在焉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愚謂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此篇便見曾子精察處惟能精察方能力行故王伯厚曰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

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子據父而言冠者賓及贊者也內喪門內之喪醴酒之淡泊近古者三加醮畢設醴以禮新冠之人用醴尊古也饌始加再加薦脯醢三加有乾肉折俎也唯三年之喪可以喪而冠故曾子問齊衰大功之喪而孔子告以內外之不同也冠必于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內喪廢冠禮不行至成服時即因喪而冠爲冠者已揖讓入門其廢重喪也除喪不復冠冠已行之始也若門外之喪則吉凶不同處故可以冠但有冠醮無冠醴因喪爲之殺也三加畢即徹饌埽地爲位而哭必埽吉凶不相因也若賓贊未至則廢俟喪畢而冠爲冠禮幷未嘗始之也禮先設醴饌然後迎賓。孔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故可因喪而冠按子可不醴賓贊不如將冠子而未可不禮當一獻賓即辭以束帛儷皮歸之

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于太廟歸設奠服賜

服于斯乎有冠醮無冠醴。冕服諸侯服皮弁大夫服[illegible]三加三醮冏三加始醮上言者

衰大功因喪而冠除喪不改冠矣會了又問未及期日亦如此乎孔子言諸侯大夫未冠而居父喪喪畢必行冠禮惟喪畢以未及冠年以童子服朝聘于天子天子賜之冕服弁服則歸設奠以告廟而有冠醮無冠醴遂服所賜之冕弁以尊王命故不改冠耳豈有未及期日因喪而冠不改冠者乎有冠醮無冠醴者醮以明成人醴則父之所以重適于此受之王不受之父也。按內則言年二十而冠左傳言國君十五生子冠而後生子是冠年無定也夏小正冠用二月而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月無定也冠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而冠是即當二十亦可俟除喪而冠惟年十六以外當父母喪不忍以未成人之服服其親故曰以喪冠者惟三年之喪可也兼功之親同宮而適當期日乃因喪而冠耳因者從便之辭以者特用之謂觀武王既葬周公乃冠成王于廟是未十六矣子父喪尚不以喪冠況齊功乎蓋以喪冠惟三年可兼功不可也因喪而冠者功內喪冠者已入門則可未及期日

不可也此則字下有闕文當作則除喪而冠惟父母之喪可因喪服而冠曾子曰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且言可亦僅可之詞非謂必如此蓋冠嘉禮與凶喪異道且冠禮以示成人禮亦不可略也孔氏曰假如正月遭喪二月不可因喪而冠其服喪猶用童子禮必除喪乃冠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上言諸侯大夫冕賓通上下言之父喪未及期日猶除喪改冠則齊衰以下更可知矣儀禮饗冠者以一獻之禮賓酢主酬即燕主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儀禮孤子冠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孔云皇言諸父迎賓非也愚謂適則自為主非適則諸父兄主之

右第一章冠禮之變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

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句壻弗取句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吉日親迎之期父喪稱父名以弔無則稱伯叔父母喪稱母氏無則稱世叔母禮各以其敵且別男女之嫌也必致命者前請婚自男不可不往謝之也必俟葬者先哀方專未及念成也然亦必吉期在葬後耳若期近亦當早謝之上某父名稱伯叔父亦言兄弟某之子繫父以名也兄弟昏姻之稱不稱夫婦方辭之嫌也許諾而弗敢嫁順子之孝心也免喪二十五月而畢也女氏使人請前諾之自我故今請之自我也取親迎也弗取謂不親迎禮親迎之日父醮子而

命之曰往迎爾相今思前親迎之日雖定于父而未稟受茲命猶有餘痛焉故遣迎而不親至婦三月祭于禰壻乃見女父母禮所謂若不親迎者也羅欽順曰餘哀未忘不忍遽行嘉禮未遑許諾所謂禮辭也女氏再請壻曰先有人之好在又重之以嘉命敢不敬從而後嫁之禮所謂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也此不言再請文略耳亦如之許諾而弗敢取至女免喪乃使復請期也○徐師曾曰舊說以而后嫁為別嫁他族竊以父母喪而不嫁不取孝也除喪而嫁取禮也凡自議昏至請期夫婦之義久定矣壻免喪而別取非義也女別嫁非貞也若曰恐失時則三年不既失時乎愚謂此但以使使致命與使人請對女氏許諾與壻弗取對而弗敢嫁與而后嫁之對文法整耳並無別嫁字何得誣禮乎不言再請女恐事之遠一請即諾之也

右第二章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

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嫁服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皆纚笄聞喪則改服白布深衣以生白絹八寸束髮而趨喪也女反其服亦然○鄭氏曰女反奔父母喪服朞孔氏曰女子在室爲父三年今既在塗則非在室也故服朞或曰女之降其父母爲受重于夫家也今方在塗而反未受夫家之重如之何其遽降之也愚按女子既嫁從夫爲父母朞不二天也既嫁而出復爲父母三年義絕于夫則復隆于親也在塗而反即爲父母朞夫行女從義屬于夫則不得復隆于親也或女篤于親者既葬女之伯叔父使人致命請終三年壻之父母許則三年可也不許則葬而釋服越十有五月而歸耶濬曰女已在塗聞喪向反今乃有停喪嫁娶或因送葬昇歸者此何禮哉此何心哉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

卿大夫親迎乎冕乎端士爵弁

乎端既服亦從衣也齊衰以下稍輕故在塗不變服○孔氏曰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在塗聞齊衰大功喪則廢若婦揖遜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皇侃曰聞女家齊衰大功喪女不反愚按亦昏禮畢女改服哭壻弔之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昏禮鄭氏謂同牢饋祭相飲食之道言祭重于昏祭凡不復則昏可知○黃叔暘曰親迎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功之喪親廟與舅姑執重除喪不復昏禮將苟合已乎終廢舅姑與廟之見乎愚謂黃說非也禮正齊衰祖父母也父所服三年者也旁齊衰世叔父母也大功從父昆弟也皆父所服齊衰孫者也烏有父方斬縗哭踊而子可以嘉禮見者乎同宮臣妾之喪葬而后祭祭且不行尚何廟見之有乎且所謂不復昏者入室不復行同牢禮見舅姑不行饋食禮舅姑亦不行昏婦禮也非苟合終不見舅姑也先子云親迎未至父在而壻死則廢昏禮哭尸帷堂坐不俟斂除服三年心喪畢父命之壻執幣見明日夙興見于舅遂奠菜于廟見

諸尊長廟見如常禮母在而父死則廢三年喪畢既時祭卜吉告于禰廟入告于母母諾之婿執幣見婿御衽席如昏禮夙興見于姑從廟祭如常禮齊衰祖父可以上父喪畢父命禮亦加之同居諸父以下喪畢父命禮亦加之不同居父未變服昏禮畢乃哭可也小功以下昏禮畢乃哭可也改服淡衣見舅姑拜相弔哭改服成踊如喪禮不同宮昏畢往如奔喪禮皆俟喪畢從于廟祭于禮其庶乎朱子曰趨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開元禮壻除喪後束帶相見不復行初昏禮大功之喪既虞卒哭壻入束帶相見

右第三章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以既定夫婦之名故齊衰而弔以未有夫婦之恩故既葬而除鄭云女斬衰而弔恐按昏禮納徵始定夫婦之約則未納徵不弔無服可也既納徵則壻齊衰而弔反即除之

可也既請期則壻親矣故既葬而除然其弔也亦必父命之乃親往其服也亦必于女家之外次若女在家則一聽于父可耳朱氏軾云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況于女子新喪親弔此古禮之迂而無當者按此鄭氏互推之而知其然本文不言斬不言親也坊記言親迎女之父母承子以授壻儀禮言親迎父親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則未親迎不特未親受之女之父母并未受父親迎之命也且女三月未廟見猶曰未成婦烏有甫請期而男親哭女女親哭男若成婦者乎則必使人弔而稱父也然明儀于女未嫁而守節者亦為專以身許人則父不然男未取女未嫁總聽命于父耳前之納徵而受請期而諾非父命乎則改許他族亦父有二命女固守初命不從後命耳不得自之為專也大約聖人制禮為可通也為可久也男可再取女無再嫁非寬于男刻于女男取以奉父母承宗祀必不可缺女則從一而終耳故惟父所命者禮之通固守初命者女之貞徵其候于周服夷齊抗節西山亦各行其志也故論理當放乎者禮須參互觀男女有吉日死尚相為賓則知無使人請而男別取女別嫁之理既嫁未廟見

劉曰未成婦則知無無父命而親相弔哭成服之禮亦無昏禮不復初為不見舅姑不廟見終身不成婦之禮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廟謂舅之廟昏禮明日見於舅姑舅姑醴婦則成婦矣如此未三月而死則舅可以主其祔而告于祖姑今不許未從於時祭於未嘗見舅姑故未成婦皇姑祖姑也夫爲女者哀則杖疏屨居哀次今以未廟見故但爲之齊衰不備禮也○按古者族葬之法以左右為昭穆葬必以昭穆與祔廟之法同生未廟見則死不得祔廟故亦不得祔昭穆而歸葬女氏之黨也今族葬之法不行則夫卜地葬之其可孔氏曰女之父母曰降服大功以非在家且壻服齊衰非無主也

右第四章以上昏禮之變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殯鄭讀賓今如字虞一作賓○並有喪父母也輕謂母重謂父其俱日葬奪情之事故先輕奠奉養之事故先重將葬有啓殯奠朝廟奠祖奠遣奠從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柩至此孝子悲哀必暫停今以父喪在殯啓母殯即行而哀次亦不止葬母畢乃設啓殯之奠而告于父之殯遂修葬事此所謂葬先輕奠先重也卽葬日必虞而母亦不虞必待虞父乃虞母亦奠先重也孔謂先葬母故啓殯諸奠止奠母不奠父似與本文不合又云待父虞訖畢乃為母虞祔稍疑喪祭男女異尸必異祭但同日行之似無害○崇精問曰母喪亦朝廟乎焦氏曰周禮內豎王后之喪朝廟則雖是母喪亦朝廟也張子曰先葬者不復土待後葬者相去日近也

右第五章

曾子問曰君薨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白虎通引此未殯作既斂歸殯下有哭而二字○殷事月朔月半及薦新之奠也歸家殯親而後反於君所襲斂之事附於親身一有不至悔之無及故雖君不奪親親喪也殷奠則歸供君奠者臣多親則子而已亦重親也朝夕恆於君所親之朝夕奠亦使人攝之致恆敬於君也○盧氏植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歸殯父母而往殯君若臨君殯而親斂則歸哭父母即來殯君殯訖乃歸殯父母恩拔同日殯先之君所不得事畢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

所朝夕否君既殯則君之大事略定而親殯則親之喪事方殷故恒居于家哀一于親惟以殷事之往見尊君之意也大夫曰妻卿妾曰內子此亦互文也婦爲夫之君如爲舅姑舉此見禮悉同于夫也曾子問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歸哭猶服君之服送君即歸孔云不待君之虞祭親喪方急也愚謂大夫四日大斂既殯而君虞卒哭猶當往餘日否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遂送君也封之同子嗣君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遂遂送親也改服括髮徙跣布深衣扱上衽不敢以私喪服至尊也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亦奔喪○按君之服可以服親親之服不敢以服君尊君也君未殯而歸殯親既殯而常居于家甚君之斂殯子主之而臣特助之且君之臣衆

一臣不在，無缺禮，而親所賴者惟子，子不在，則悔莫及也。故必親之以重私也。于此見聖人制禮，尊尊而親親，仁之至義之盡。陳澔謂君親一也，當互推之以盡其義，恐未然。

右第六章。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君爲公，故親喪爲私。凡前喪未畢而遭後喪，其輕重相等，則服後喪之服，至前喪當除之日，必爲設除喪之祭以除之，而後仍服後喪之服。曾子以君親服同，故以除親喪爲問。孔子言有君服于身，則親喪即以君服服之，不爲親制服，況于尊也。況制服爲始爲重，除服爲末爲輕，始之重者且不爲，況末之輕者乎？必君喪服除，乃爲親補行二祥之祭耳。

虞蔚曰今月除君喪明月爲親小祥又明月大祥若小祥在君甍前但大祥耳○孔曰此爲適子主祭祀者若庶子爲大夫士雖不得除服而其家適子已行二祥庶子無追祭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又問君親一也而父母之喪以君故過時弗除可乎孔子言君親並重而仕則先公後私親殯子尊過時弗舉祥祭禮也是非弗能舉祥祭以除而勿除者患其過于先王之禮故不敢耳卒過祥之時不祭必待君喪除而補祭也孔謂上節言適子此節言庶子庶子除服後無殷祭故孔子以時祭明之若春有故不祭則夏不補春祭今適子之補祥祭乃存親非感時也按本文無庶子字且下過時亦不見爲四時之祭故不從

右第七章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無辟使之卽行無敢辭避也子夏問此剏先王所制之禮抑初非禮而有司遏遣之歟孔子言臣居喪必還其事于君必無金革無避之事致事必俟殯葬始兼哀與未念及此也君命不及其不饗人親者君之仁君命卽及而子必辭其不奪親者子之孝也○按君于臣喪弔之賻之豈有知而復使以事者然而臣必致其事爲恭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老聃周柱下史孔子嘗從問禮伏生曰成王四年封伯禽于魯書序伯禽宅曲阜徐戎淮夷並興東郊不闢孔安國

曰伯禽卒哭即往征之時居母喪也蓋是時三監徐奄首叛王室幾危周公伐奄三年乃滅奄而封伯禽伯禽此舉爲君也爲父也非爲爭利也吾弗知也者甚絕之之辭

右第八章篇記曾子所問而子夏所問亦相類故以所聞非記之後子游問放此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三曰羣衆曰旅

羣立旅行與人和適忘己哀矣練且如此前更可知情實也弔人而哀在人則己之喪服爲虛哀在親而哭在人是又於弔之事爲虛也

右第九章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

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

之饋奠喪之設奠始死猶用餘閣爲奠大斂乃特殺牲而熟之以奠不用朝踐猶以人道待之也禮盛故執事者多朋友皆與此時喪主不親奠哀迷未能行禮故立奠者一人與羣執事若大斂主人先拜賓執事于階下然後行奠禮諸執事各以周俎脯醢次第升進而奠者乃執酒醴升奠而出曾子以已服重者自不可與人之喪奠大功稍輕宜若可與故問之而孔子以所爲服者之饋奠告曾子不遠疑斬衰以下已服其重何以得爲人不輕已服而重爲人乎孔子言我非爲人之謂謂己之饋奠也天子諸侯之喪羣臣皆服斬大夫不用家臣用兄弟之齊衰者避君也士不用兄弟之齊衰用朋友之趨不足則取于兄弟之大功以下又不足乃反取大功終不用齊衰避大夫也加

此則知大功止可爲所服者饋奠而不可與他人之饋奠矣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祭謂喪祭若虞卒哭之祭也不斬衰者謂路臣曾子疑小功又輕于大功喪祭稍吉于饋奠或可與否而孔子仍以所爲服者之喪祭告之蓋小功止可爲所服者祭則亦不得與他人之祭矣○按以吉祭對喪言則饋奠亦可言喪祭就喪分之則殯止可謂之奠虞卒哭乃可謂之祭也毛奇齡曰虞祭尸入前全聽之賓尸入後主人酳尸主婦薦兩籩棗栗此親執事之漸何暇栗曰祔則子自主之故虞卒哭之祭其所取大約與饋奠同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

於人曾子因士則朋友負疑有識亦近於朋友小功服輕
可與其吉祭乎孔子言已有緦服尚不祭已之宗廟
何況小功可助他人之祭乎則知凡有喪斷不可與人之
祭矣○按熊氏訓同雖緦天子諸侯臣妾死于宮中天子
諸侯雖不服而父母虞祔卒哭之祭亦不行愚謂非也緦
之不祭爲吉凶異道耳虞祔非全吉也況臣妾至卑可以
是廢而父母歷三月不虞祔乎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孔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曾子以已有服不可與人之吉祭然
則已脫服可與人之喪祭乎孔子言脫衰與奠亦嫌哀輕
之太速惟擯相事或可耳知脫衰之尙不可則有服之爲
人助祭益
不可矣

右第十章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

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家語昭公作孝公天子下有喪慈母三字當從之○慈母有三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之無子母之儀禮者喪服慈母如母是也若但命養之不命為母子小功章庶母慈已者是也二者皆有服若內則所云擇於諸母與可者為子師次為慈母則此可者與外傳等而無服矣時人厚於慈母槩為之服故子游疑而問之孔子正告以無服而又言服所由起以明其非禮魯孝公遺郵顫父之變慈母以其子易之告于王

誅顏而立孝公故公德之而欲與之有司以禮諫而公託
言古天子喪慈母有練冠以燕居者遂爲之而實非禮所
有也昭公年三十喪母齊歸非幼矣○按鄭註練冠以居
庶子王爲其母孔疏母當以子貴以適小君在故壓屈此
大謬也禮子爲母齊衰三年父在爲母期此母爲父壓貴
賤一也士以下妾子爲其母如母大夫父在爲其母大功
父卒三年諸侯以上父在無服卒乃大功此妾爲嫡壓加
以尊降貴賤異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旣
葬除之傳曰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則練冠麻衣乃諸侯
妾子爲君所壓之降服卽所謂無服非國君立而爲生母
之服更非庶子王而爲其生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
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壓不得過大功也緦麻章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
親也然則庶子王亦當用緦之正服而不得以君在尊壓
之服服之明矣公羊傳母以子貴若成風敬嬴皆禮所不
與也而鄭孔以意附會爲一禮外之禮何居唐武氏始請
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不命大功明洪武怒懿文不爲庶母
服詔生母慈母皆斬衰三年適子爲庶母期以一持之漏

愛亂千古之大經議
禮者所當亟正也

右第十一章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嘗禘皆合食於

太廟而昭穆皆太祖子孫則以太祖爲上南北列以日月山川從祀而皆天地之大川則以上帝皇祖爲上之陳之以見無二之義一也師行當載遷主楅以從公小爾欲載其主而五廟無虛主故作僞主而藏以行反亦納之僖廟而僖有二主矣鄉國之君卯于大夫則本國之君爲之主其子但當哭而不拜今哀公拜而康子又拜稽顙是二孤矣辯論而正之也鄭云哀公二年衛靈公薨三年季桓子卒疑衛君是出公然春秋無文。按禮惟適長主喪諸子不拜賓送賓今世衆子皆拜非禮也且四三孤也又按古惟天子諸侯繼世稱孤春秋大夫繼世稱孤僻也非禮也今世非繼世而稱孤尤非禮也

右第十二章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

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

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下殤八歲至十一也土周堲周也圍郭外冢壙之地穢木為之似牀無足以繩橫直維之史官名佚衣棺而納之棺即斂也古者成人葬于墓則棺斂以往下殤葬于園則但衣尸以機載之手舁而往至園堲周之坎用屍棺葬之以園近故也今葬于墓則亦遠矣豈不可者許之而瘞其詞聖人德盛禮恭不敢專以禮許人也故史佚遂以棺斂于而後世因之鄭謂周公不許而史佚失其旨則孔子當曰非禮矣。孔云機除中央直繩則兩邊恐解而尸落堲周中又言古下殤不衣不棺是直裸其尸而土親膚也恐非

右第十三章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變變其常禮不否通巷黨猶閭里右西也凡吉事尚左凶事尚否行喪以故止道右使行人由左也孔謂葬于國北道右

路之束柩止不行故從吉禮與行者交相左恐未然變禮食之殘殺遲速無定反謂復常舍止也諸侯載主而行故舍則有食大夫無食也食甚則見星疾病也疾患病于以罪與憂待其親也

右第十四章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雜記文同今刪○上疑有曾子問曰卿大夫出遇君之尸如之何句而今逸也弁冕卿大夫助祭于君及自祭之上服蓋入廟則象神故以先祖遺衣服投尸于次此未入廟故但服助祭于君之上服孔謂人君禮備故尸服助祭之上服卿大夫屈于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是也鄭謂君尸服弁以君先世或有爲大夫士者恐未然卿大夫下而尸式非敬也有前驅使人避之君尸尊也○按古內外祭皆有尸王入居郊丹朱爲尸周公祀泰山召公爲尸晉郊董伯爲尸齊[illegible]瓶嬰爲人內祀服遺衣服外祀不知何服或天地視帝山川視公侯冕曾子問曰卿

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雜記文同館作官今删○凡祭前十日戒尸三日卜尸卜吉遂宿尸受宿受君之宿也出舍吉凶不可同處也待爲尸禮畢乃釋服反哭如奔喪禮

右第十五章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厭飫足意曾子疑祔本無象何必立尸但如厭祭不亦可乎儀禮旣薦孰先迎尸入于室之奥祝釋辭主人與祝皆出闔戶牖如食閒以奥幽隱故曰陰厭至送尸出以二簋黍入室筵屋漏下其禮亦然屋漏受明故曰陽厭謂之厭者使神厭飫之

也。孔子言惟祭殤無尸，以未成人無威儀可象也。祭成人而無尸，是殤之矣。○按祭天地山川皆有尸，天地山川何威儀可象，或所配之人有尸，而天地山川之神固無尸也。又禘祫禮，昭一尸，穆一尸，原不必人人而象之。蓋古禮無不答，其必設尸象神，與主祭者為禮也。後世君尊不答臣拜，則父可不答子拜，神可不答人拜，而尸廢矣。天子先陰厭後陽厭，諸侯先陽厭後陰厭，避天子也。大夫士先陰厭乃迎尸，避君也。大夫有儐尸無陽厭，士有陽厭無儐尸，皆避君也。此但謂殤祔食乃有厭名，鄭以目下祭殊悞，愚謂從鄭無害。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曾子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上疑有曾子曰祭殤必厭加之何而今逸也。祔，鄭讀備，言殤不備禮。

何故兼此二厭愚謂祔謂祔廟喪祭無尸王肅乃立尸明日祔于祖父殤不立尸則不以尸祔廟總一獻祭而已何有陰陽之分而孔子乃以宗子之殤與凡殤告之也宗子之殤雖其弟直上繼其父弗爲殤之後而要必成其爲宗子故吉祭必有特牲不從祖而祔食祭猶主奥不居室之隅尊猶設于室尸之東不于東房以有君道尊之也惟無尸故無佐食舉肺脊以授尸之禮及設肵俎以盛尸食餘與爲尸告利成于主人諸禮耳其餘凡殤若兄弟之子祭于繼禰之宗從父兄弟祭於繼祖之宗無後者若兄弟祭于繼祖之宗若父祭于繼曾祖之宗則並無特牲而當室東北之宧尊亦設于東房禮更殺矣毛奇齡曰當室之白謂東北之窔正當室戶鄭祭以西北隅當之誤也蓋設尊必于席左大祭之陽厭在屋漏故有司徹納一尊于室中庶殤之陽厭在窔在無地可設尊姑就室旁東房以設尊也按李塨謂日光所入處在室東北謂之宧是也毛作窔亦誤○孔氏曰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無後得祭者以其既成人若庶孫未成人而殤皆不祭祭于宗子之家親者以爵秩供其牲宗子主其禮徐氏乾學曰小記言爲殤

後已冠而爲之置後者也此弟爲後乃其弟直爲父後而不爲此殤之後者也孔謂弟不可後兄必取族人倫輩後之是父有親子反舍之使不得繼父也此豈近于人情愚按臧紇奔而臧爲後後宜叔非後武仲也歸父还而仲嬰齊爲後後仲遂非後子家也皆以庶子直繼父後奔者然殤者何獨不然

右第十六章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孔云言首有問詞而今失之宗子領衆男宗婦領衆婦所以備內外之官無宗婦則內官無所統矣○此謂無子與子幼若不然七十老而傳子婦代之矣

右第十七章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上牲少牢也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庶子爲大夫當立三廟然不可二統故曾祖廟立于宗子之家以上牲往祭而宗子主之其稱介子貴之也稱爲介子薦廟以庶子得立也祖考廟亦然宗子庶人亦然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其辭假嘏通綏音墮○禮除厭之時祝曰孝孫某薦歲事于皇祖以某妃配所謂配也除厭異迎尸入祝命尸祭祭葅醢黍稷肺皆于豆間所謂尸尸酢主人主人祭黍稷肺所謂綏祭也尸命祝錫嘏主人所謂嘏也獻賓賓自酢又酬賓賓奠觶薦南至侑酬長賓賓舉酬次賓所謂奠而舉也乃酬兄弟及宗人佐食公有

司私人徧所謂旅也尸出祝徹尸薦俎設于屋漏爲陽厭上大夫先陰厭無陽厭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此逆數之故鄭曰不陽厭也吳澄謂但祭正統之親不及旁親之殤後者亦通祭畢賓出兄弟自徹其俎賓則使人歸之所謂歸肉也攝主有正祭無厭祭不敢望神之飫也有獻酢無旅酬賓奠不舉不收與賓衆爲權也尸綏祭主不綏祭有祝而無嘏不敢代正主受福也即其祝辭止稱祖不及配不敢盡禮于祖也于賓有徹俎無歸俎不敢盡禮于賓也即其始而宿賓亦曰宗子某越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請吾子涖之與祝辭等也昭穆同曰宗兄弟不同祭曰宗子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

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没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

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宗子有罪云國庶子無爵亦祭不忍之先祖之祀也然望墓而不于廟庶人賤不敢攝主也宗子死乃告墓而祭于家之廟無廟則於腆不可使祖考之靈久食于野也祝稱子不稱孝不敢以宗子自居也其身沒則其子為繼禰之宗而祖無適孫亦得進繼之矣子游以下記者之辭若順也首先求之也子游之徒問此故順于義世人不求其義而祭是誣而已○孔氏曰宗子無罪去國得以廟行則本國無廟庶子不得稱介懸謂宗子以廟行而子孫世居彼國則彼奉始祖之祭而此留本國之庶子反為別子矣

右第十八章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於反

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言天子祭又言天子崩或疾而

使宗伯攝也簠簋既陳入廟省器時也禮小史叙俎簋肆師展器陳告備廢止而不行也蓋宗伯卽攝祝必以天子名天子崩無可主名不得不廢后崩亦廢者內官不備禮不成也下復言五祀者嘗禘之祭卒哭以前主未歸廟天地之祭既葬乃行惟五祀四時各舉其一侯既葬卒哭則闕其二三故既殯行其一二既葬又行其一但殺其禮也士尸九飯大夫十一諸侯十三天子十五侑勸也尸三飯告飽祝勸之使益當一飯之數也尸飯畢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主人酌獻祝及佐食此一獻後亞獻三獻次第行焉今天子在殯故尸告飽卽止不復侑食主人酳尸卽止尸不酢主人至葬後則侑與酢俱行之至獻祝而止不獻佐食以下也若尸未入則社稷五祀竟廢天地接祭至尸告飽而畢○按喪三年不祭程子曰今人居喪百事如常何獨廢祭張子曰父在爲母喪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居父喪而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也不如無祭朱子曰論理當從橫渠論情則程子說亦權宜之不容已四時

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可行俗節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則遠祖不必別議稱呼矣愚按天子惟祭天地越紼行事程子謂猶在殯宮無由致齊縱天地之祭不可廢只消冢宰攝耳今按此章言五祀祭不言嘗禘郊社則葬以前郊社嘗禘不行可知蓋天子九月而卒哭卒哭以前舉主皆聚太廟不祭可知郊之祭國人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豈有天子未卒哭而郊者程子家宰攝之之說本周禮宗伯王不與祭則攝位但家宰宗伯為王斬衰后齊衰恐未葬亦不可脫衰易祭服也蓋三年不祭是天子正法卒哭後王各歸其廟而宗伯受服亦同功衰于是特祀于主王親主之烝嘗禘于廟宗伯攝之祝畢獻而已既練然後成祭猶不行旅酬不嘏大酢無無算爵天地之祭冢宰攝行亦無嘏酬說禮五祀之祭大夫攝之爾呂氏云祭而誠至則忘哀誠不足不如不祭為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甚故多疑其論其確然正惟哀死不如古人之際此祭之所以不可廢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

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言社稷諸侯以社稷為重也凡社稷而宗廟可知俎豆既陳薦熟時也諸侯神稱卑故當祭亦廢奉帥天子五祀不行及殯葬後之殺禮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祭亦指諸侯日食大廟火親崩薨稍次故不廢接陳曰疾也畧其節文務在速畢無遲尸于奥于堂諸禮張曰使人接之以終事愚謂祭必窮日之力卽疾亦必歷三四時日食廟火不能待時也疏張得之若祭宗廟則太廟火亦廢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

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不酢主人主婦酳尸尸不酢主人主婦也酢而已尸酢上人主婦而止不獻祝佐食也室中之事而已獻祝佐食賓長獻尸即止無夫婦交致爵禮也諸侯絕朞故拜以下皆祭大夫降故惟緦祭士卑雖緦不祭然緦之中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皆與死者無服則亦祭也○按公羊傳大夫祭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夫人之喪尸事畢而往則廢亦非不終其事也又按從母小功亦祭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不旅不舉見上章小祥哀未忘故不旅酬不與人樂之也孝公隱公

公不及故皆非禮昔者下記者之辭聖人不斥先君之失○鄭氏曰喪奠無尸虞立尸尸不酢小祥無致爵大祥無無算爵禮彌吉也

右第十九章以上祭禮之變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旅衆也諸廟火皆廢朝以方東諸侯衣青南諸侯赤西白北黑中州黃其兵東諸侯戟南矛西弩北盾中州鼓日食陰侵陽不正故以正救之救火不關斯義也○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三大夫擊門士擊柝范甯云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諸侯伐鼓于

朝自貴也。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太廟。諸侯祖廟。夫人。本國小君。諸侯相見于廟。夫人亦有禮事焉。故廢。孔謂天子之三夫人。則諸侯無服。陳詔兩君之小君。則彼君來歸誰主。名以訃。○按古曆法疏。故有遇日食者。今則可早推而豫避。

右第二十章。朝禮之變。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告自禰始。此先言祖。尊祖也。告必奠幣。封舉之。互文也。冕。鄭云。覲用裨冕。此豫服之。敬其事也。愚謂天子三公八命鷩冕。出封加一

命袞冕卿六命毳冕出封加一命鷩冕入朝仍用公卿之冕故曰裨冕以朝本國臨臣民自當用加命之冕故言冕不言裨也視朝異自以將出告社稷山川主也又言宗廟者凡邑有先君之廟皆告之五官五大夫命之各恭其職也不言三卿或居守或從行未可定也道祭行道之神鄭云其神未聞或言黃帝子名纍妄也告用牲幣重者用牲輕者用幣天子告祖禰用特山川用黃駒諸侯䮷用特羊鄭讀牲爲制謂制幣長丈八尺諸侯不用牲未知所據。孔云五祀之行在宮內喪禮之行在廟門外道路之行謂之較城外委土爲山形伏牲其上告禮畢車轢之遂行天子牲用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而已

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諸侯五廟禰必親告餘或祝史告之此出言祝史入言親告互文也朝服常日視朝之服鄭謂弁冠緇衣素裳然視天子

以皮弁服視朝故謂皮弁曰朝服諸侯相聘以皮弁此亦
以皮弁非也諸侯歲可以天子朝服視朝哉相朝于廟必
各用冕服之上矣朝不用冕服山
川不過者不告皆除于適天子也

右第二十一章諸侯出行反國之禮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

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戒備也。三年之戒喪事所須鄭云衣衾是也陳云爲三年之備恐未得即反與下不協椑親身棺也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此以從者言若守則奔往迎喪也服事也陸佃曰大斂而入則內供殯事以待小斂而入則內供大斂事以待也麻弁絰以麻布爲弁而加環絰菲爲屨不忍成服于道故不析裘菅屨不可無飾于道故不括髮而俛而深衣然杖者爲已病也闕門見雜記禮大斂于阼殯于西階故既大斂則升自西階以就殯方小斂則升自阼階以就斂孔謂柩自外來爲客之故升自西階恐未然一節言其禮皆與君同也○唐明皇自東都至大行坂見椑車命焚之君出疆不載椑非古也自唐明皇始也

祖埋所載幣玉餘
但祭告不陳幣玉

右第二十二章 師行載主之禮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公館公家所造館舍公所爲公命卿大夫主之二者皆曰公館若未致命而自主其家則曰私館黃震曰公館則情可伸故復私館則於主有嫌情不可伸故不復愚謂爲君使則以君命行以君命行則彼因亦必以君命館之雖卿大夫士之家亦公館矣而有私主焉非禮也自貶於禮者禮亦貶之

右第二十三章 臣使死於外而復之異禮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遷主祧主也。吳澂云：當以高祖之父。齊車，金路也。崩薨而羣主皆聚于太廟，象爲死者而謀也。去國而主皆行，不敢棄其祖也。祫祭合于太廟，若侍食于始祖，反本也。出入皆辟人不敢瀆也。孔云：人太廟不蹕，厭于尊也。有喪去國皆不蹕哀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以幣玉告，卽載幣玉而行如奉祖命，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奠而后就舍，不敢先，卽安也。反，反奠而埋之，不敢褻也。埋必于兩階間，廟無中階，人跡所不及也。若有遷主，則幣玉卽埋之，不以出。熊安曰：告一廟，以一幣玉，惟載告遠廟者，餘皆埋之，反惟告遠

右第二十四章君行死于外而入之異禮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

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

攝主太宰總國政即攝爲喪主也攝主以冢宰不以支庶爲疑也裨冕祀正祭降一等以告子生故從吉以非祭後不用祭正服也束帛六玄四纁吉幣每端二丈此各丈八尺鬼神之幣減于人也纔在西階上當盥告子堂上則太通于堂下則太遠故蒞等而不弔也命毋哭恐亂神聽也齊爲噫歆之聲以動神聽也某者子之母氏神知其娠未知其子故以子生告也不言子某子未名也奠幣殯東明繼體也喪川仍凡其奠有席無几此亦特設之明不繼體若傾命之設几也衆主人父兄子弟房中婦人也反位反東方朝夕哭位几朔夕奠先哭後奠奠舉復哭此因前一哭而奠故曰遂也舉幣舉而埋之兩階間也三日奠子之日禮三月父乃名子此三日即舉名天地山川已有主也不言從攝主子爲哀主太宰但總國政不復攝主也太宗主禮太祝接神皆裨冕以奉于接神也少師主養子

名抱子以哀而言奉尊子也徂執事畢而少師獨哀以拜稽哭踊皆少師爲之也祝主接神故在子先少師奉子次之太宰太宗亦贊君事故又次之其衆主人諸臣房中皆先入列位而待也殯以東爲前故少師奉子立殯之東祝立子東稍南在西階上之東南隅北以子名告子仙拜稽顙不踊未即喪位也諸臣踊降階反位而祝少師以子衰服于殯東于是子踊而房中亦踊諸序之祖者皆襲而子且杖成其爲繼體之主也太宰命以名告禰總百政也以名告五祀山川而自神爾主矣若天子太子生則當告天地社稷山川○熊安云未殯前世子生不告世子未名也毛奇齡云前無禮位可告也愚按此章先生卽告三日乃以名告非未名不告也又按大戴禮太子生太卜持蓍龜御堂下卜名命曰某太師吹律定聲內則言適子君命之庶子使有司名之是名皆像擬生之日卽卜而定之或吹律而定之三月見于父父咳而名之以重其禮非三月前子尚無名也禮見子太史奉書上室曰世子名某者三帝曰投太祖太宗社稷于子者三命名之重如此况君薨無主待子爲主何如其急而曰未殯不告子廟意未斂則尸

在尸柩則以生禮待之直告于尸既斂則告于斂隨變斂之地皆可以為禮位殯即成服既殯則告于殯乃以神道待之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告于禰告于殯宮主未入者廟也初告亦必用攝主而不稱攝主者既葬受服喪之大事已終故但從太宰之常稱也三月乃名者前未葬稱子某故急于名既葬稱子不名不急于名故從常禮也前未葬不告宗廟主皆在太祖廟廟無告也廟不告則社亦不告俟葬乃告也言告五祀者為塋至祭行于五祀方有事也此不言五祀五祀與衆停以該之也皆言山川為山川之主必君也。○愚謂子生三日當少師奉子以衰見于禰成服三月哭于墓受齊衰以始生日如始聞喪為始至二十五月而畢

右第二十五章

君薨而世子生葬而世子生之異禮

○愚讀此而知國之賴有重臣也哉

子未生君位虛懸或一二月或七八月而朝廷晏然朗覩不作倘所生或女或不育則擇一賢德可繼者諸侯告之王王告之宗廟而界之而莫之敢爭此固有重臣之故也不然季康子攝而南孺子之子死魯隱公攝而鍾巫之難生何以周公之聖攝且不免流言矣故凡攝者必非可據此位之人也顧後世安得有此人哉

禮記卷八之四終

受業傅　夔校字

乾隆歲次癸巳

門下晚學耿瀜孝校鐫